羅陳章艾江右四大家也而伯玉先之皆爲世詫又能以時施

玉茗堂文集卷之四 題詞 記

臨川義仍湯顯祖著

甄胄天羽沈際飛選

○蕭伯玉制義題詞

唐人有言、不顛不狂、其名不彰、世奉其言、以視士人文字。苟有委棄繩墨。縱心橫意。力成一致之言者。舉詫曰此其沸名已耳。下者非其固有。高者非其誠然。予少病此語、必若所云。張旭之顛。李白之狂。亦謂不如此。名不可猝成耶。弟曰怪怪奇奇。不可時施。是則

者余嘗謂吳人善依樣趨時從風靡靡而江右諸君人闢一境彼之不可爲我猶我之不可爲彼寧雞口無牛後此江右名家所以獨立而輩出也

一狀

然耳予所友吉州人士最篤長者義理淳深少者亦復風氣雄遠緩急可爲世有故予每見吉州人士輒喜寔不同餘州人也九月聽楊南州纍纍然誦其名至泰和蕭君士瑋則啞然羣嘆曰此名士也予益爲之喜已乃知爲予邑南海葉侯所錄伯玉來謁謝而同陳大士交予燕語冲然流蒞今昔目中久不見如許客也明月得其文字十數首大致奇發顛竪離衆獨絕繩墨之外綮然能有所言非苟爲名而已大士曰方岳李公觀察葛公且爲伯玉刻此行之夫二公

若士所証嚮聞人也而已爾則向所云不可時施者又不然矣夫不苟爲名而又可以時施此亦天下之至文也

清奇

○芳草集題詞

辛丑夏五予坐廢交遊殆絕有客泠然數千里扣玉茗堂扉而去媒以芳草詩蓋吳下彭輿祖也急趣攝衣冠而謝之舉其世則吳先賢彭孔嘉先生其祖云芳草詩晉江李宗謙爲序首引王長公布衣遊三人云俞仲蔚好里居而輿祖喜遊謝茂秦俠盧次楩使

酒與祖都無此意庶幾馴雅君子與與祖宴遊月餘恂謹殆甚問所嘗遊必爲堅護其所不足而按衍其所長於遊道中號爲長者每出其詩一過於宗謙瀟灑婉蒨之目可謂如其人如其人嗟夫肅廟在御天下豐樂　上好爲神仙清詞詞臣向用因風隨流客都官者各厭所懷而去人士日以嬉遊工文詞聲伎使氣彈射相高亦其時也屬者此道殆絕文章家鉅人皆已前死而予亦坐廢空寞寥落之中見所爲彭先生孫者殆亦莊生所云跫然足音也予觀王長

公謂彭先生豪於文詞貌復爽秀絕不挂人臧否派之酒醉而益愉典祖之文情酒德乃自其祖以來莽莽榛栫固不足爲大雅道矣生且行還吳見馮元敏先生過廣平見大梁男子劉誠父其亦有同予落穆之悲乎芳草之詩曰何如薄世務又欲求知音殊有味乎其言之也偶爲題其卷之首傷心人別有懷抱

○溪上落花詩題詞

長孺偕孺兄弟似無着天親不綺語人也一夕作花溪諸詩百餘首刻燭而就予經時閉門致思不能如

其綺也長孺故美容儀少年幾爲道傍人看煞妙於
才情萬卷目數行下加以精心海藏世所云千偈瀾
翻者其無足異獨僧孺如愚未嘗讀書忽忽狂走已
而若有所會洛誦成河子墨成霧横口横筆無所留
難此獨未宜異也僧孺故拙於姿然非根力不具者
以學佛故早斷婚觸殆欲不知天壤間乃有婦人矣
而諸詩長短中所爲形寫幽微更極其致如溪上落
花詩芳心都欲盡微波更不通有艷都成錯無情作
可恨不妨作道人語至如春日獨當爐卓女盈盈亦

點綴詩句若冷倍覺撩人

心花筆花無非天花矣

酒家數錢未慣半羞花僧孺不近爐頭何知羞態七寶避風臺翠纓裙帶愁牽斷鎖得斜風燕子來僧孺（詩果妙絕）未親裙帶何知可以鎖燕燕姬墮馬一道香塵出馬頭金蓮銀凳鬃相釣僧孺未曾秣馬何識香尖春閨慾乳燕春歸玳瑁粱無心顛倒繡鴛鴦僧孺未經催繡安識倒鍼當是從聲聞中聞緣覺中覺耶無亦定中慧耳然予覽二音有私喜焉世云學佛人作綺語業當入無間獄如此喜二虞入地當在我先又云慧業文人應生天上則我生天亦在二虞之後矣

前半

人奇後
半文奇

○○旗亭記題詞

叙致省靜

予讀小史氏宋靖康間董元卿事伉儷之義甚奇元卿能不忘其君隱於仳離某氏能歸其夫且自歸也最所奇者以豪鷙之兄而一女子能再用之以濟郤金示衣轉變輕微立俠節於閨閣嫌疑之間完大義於山河亂絶之際其事可歌可舞常以語好事者而友人鄭君豹先遂以浹日成之其詞南非交黍才情並越千秋之下某氏一戎馬間婦人時勃勃有生氣

太史公筆法

亦詞人之筆機也嗟夫董生得反南冠矣獨恨在宋無所短長於時有以自見使某氏之俠烈不獲登於正史而剪落於傳奇雖然世之男子不能如奇婦人者亦何止一董元卿也

〇玉合記題詞

余往春客宛陵殊闕如卭之遇猶憶水西官柳蘇蘇可人時送我者姜令沈君典梅生禹金賓從十數人去今十年矣八月太常齋出宛然梅生造焉爲問故所遊長者俱銷亡在者亦多流泊余泫然久之爲問

水西官柳生曰所謂縱使君來不堪折也因出其所
爲章臺柳記若干章示余曰人生若朝暮聚散喧悲
常雜其半奈何忘鼓缶之驩闕遇旬之宴乎予觀其
詞視予所爲霍小玉傳並其沉麗之思減其穠長之（此臨川自藥也）
累且予曲中乃有譏托爲部長吏抑止不行多半韓
蘄王傳中矣梅生傳事而止足傳於時弟予昔時一
曲纔就輒爲玉雲生夜舞朝歌而去生故修窈其音
若絲遼徹青雲莫不言好觀者萬人乃至九紫君之
酬對悍捷靈昌子之供頻清饒各極一時之致也梅

生工曲獨不獲此二三君相爲賞度增其華暢耳九紫玉雲先嘗題書問梅生梅生因問三君者一來遊江東乎子曰自我來斯風流頓盡玉雲生容華亦長矣嗟夫事如章臺柳者可勝道哉爲之倚風增歎

不乏風人之致

○江西按察司修正衙宇記 代作

臬司法度之所出納處也其公私堂舍中側高下晦明長廣皆必有中乎臬而後可以觀可以處是故易之蠱有事而貴有止也事固未有離因華者因而莫

可以華華而莫有以因則亦猶之乎因華而已惟夫因而必不可以無華華而幸可以無失其因則一不爲過勞而永可以幾逸法易以維新而衆可與樂成此其善物也江西臬司政事堂葢今上甲申歲吾師金存菴先生所重飾者拔地起如雲緣是衙齋益以仰而下且故東偏也昨冬予代乏度念久曰夫公宇也仰而莫爲之與偏而莫爲之正得無非臬所宜乎先政者安之惟節之虞夫節取不傷財不煩民而已矣幸有以因予致安而弗圖于是因其署而中之一

法自考工
變換

榱無易也因其房而翼之益厖木十之一因癉而高之三尺餘前後隙地障爲三各因而一之又因而屛焉級焉引以升無迫于堂也方隅之巽隆也因而閣焉銘之以東井垣以内東西三十六丈南北二十二丈其方隅邪涔也因而截其三之一爲水榭焉拓舊署之一鎭二楹而三耳且非徒如是而已也徒隸無所糜于官工稍無所料于民因于堂用之餘節縮而供之裁具而止在節中正以通不敢謂當位乎是殆所謂蠱而後事賁而即止者與夫然後堂與署靚乎

其直而相望也、益閎以明、平乎其達而無仰也、塏以清、翼乎其崇而相將也、儼以盈、可以出憲令、可以時陰陽、可以式燕而周謀、可以退食而靜思、然卽吾屬之罔不克臬也、其永有躋于是乎、是役也、昉丁未臘六日、落成戊申四月八日、始終其勞者南昌周令君也、予爲六書書其額、及東井銘、與楹庭并姓氏、詳碑陰云、紀事之文不嫌屑屑于體適合爾

○○顧涇凡小辨軒記

凡天下從大而視小不精、從小而視大不盡、此夫以

此八股中亦是好文字

識爲大小者也居明不可以見暗在暗可以見明此夫以境爲辨塞者也惟道顯諸仁藏諸用其藏也復其顯也辨物無非用用無非仁逝而反廣而微非心之所爲也道也有然而舉九德之卦復若小焉耳言復者莫辨于大學之道知止而後有定以能慮止者復也不復不止止而慮則其辨也天下而反之身心意遍相復也遍相小也而意復于知復于知則彌小耳乃又在乎格物物天下之物也格則其辨也心不在焉乃至視不見聽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不在者不

醒快

直是說理之文揖讓于濂洛堂奥

復也不復雖食味聲色不可知而又奚辨焉學道者因至日閉關之文爲主靜之說夫自然之道靜知止則靜耳安所得靜而主之象曰商賈不行后不省方此非主靜之言也環天下之辨于物者莫若商賈之行與夫后之省方何也合其意識境界與天下之物遇而後辨夫遇而後辨固有所不及辨者若夫不行而行不省而省所謂自然之辨也與然則聖人何小乎復而大乎乾復之小乾之小也乾之大復之大也更妙乾大而明終始復小而辨于物其知一也聖人于顔

臧世

氏子問仁告之曰克己復禮爲仁此亦顯仁藏用之說至視聽言動皆復而仁天下之能事畢矣故曰不遠復有不善未嘗不知吾友涇凡君懷顏氏之資幾學易之年有意乎是以名其居稱名以小而取数大予故廣其義以貽之具以諗于諸君子知復之所在者

○○蘄水朱康侯行義記

天下有意義之事非庸庸人所得與也何也庸庸人不足以受此名不足以食此報蓋必存乎其人雖然

以爲名而張之。報而收之。則亦庸庸人之事。非有人其中也。人之大致。惟俠與儒。而人生大患。莫急于有生而無食。尤莫急于有士才而蒙世難。庸庸人視之曰、此皆無與吾事也、天下皆若人之見、則人盡可以餓死而我獨飽、天下才士皆可辱可殺、而我獨頽然以生、推類以盡天下、寧復有兄弟宗黨朋友相拯絶寄妻子之事耶、此俠者之所不欲聞、而亦非儒者之所欲見也、以予所聞亡友河內太守蘄朱子得之弟康侯有足記者、其從兄子貞破千金之產、豪浪結客、

天柱賴以立地維賴以存有此二語

產盡去而爲漁大澤中不得魚殊泣自傷康侯曰如此天下聞之必以俠爲悔歲與之田百斛曰吾非爲子貞八口者也初子得病且劇自度不可起割田其宗人爲公私費康侯益爲賡之得四百斛曰先岳伯太守之遺也施子必稱父兄可謂儒者其最著在急難友人姜夔一事夔黃岡諸生與王子聲一鳴康侯等爲十二友子聲嘗爲我語夔於長安以爲才坐遊大吏貴人所口語捕逮急對子聲已前死莫爲言夔跳身亡去非至代所在十年矣獨其毋老人與婦居

更妙

丁零詘係至求死不可得康侯常居閒存活之又時時上書理夔後稍有哀夔者得白夔乃出曰我不可復爲郡縣諸生矣取貲所遊而遊太學以交于賢豪長者公卿閒豁吾意康侯曰子行而嫂饑奈何吾有田數十畝近齊昌歲可粟六百斛他豪桀物稱是以給嫂幸無内顧憂夔曰可矣起别去擇日治文書行此所爲康侯之義也或曰異日夔必有以報康侯非也康侯何以必知異日耶或又曰康侯爲人故拓落自喜一時閭人如郭美命瞿睿夫焦弱侯皆相慕艷

妙如剝筍
層層入內

爲之記以傳康侯微亦有名之意耶予觀康侯非泄泄爲名者天下凡有意義之事常力不能致而心喜之口道之喜極而致固人情也如予於康侯未有聞也而獨聞之偶愚偶愚曰非惟如是而已康侯固留意內學者文字之外別有所窺若此者亦非予所知也獨怪江楚之間不少學者江多儒俠而楚多俠儒以所聞見其於兄弟宗黨友朋之急好以其身與焉

天下盡如此耳康侯可易及者亂

而不出於庸庶人之見者亦幾何人也彼誠無所窺者耶康侯祖江居黃能世其家學必有出文字之外

更讚

者。姑記其行義以風云。如太史公序游俠意肯淋漓何限感慕

○宣城令姜公去思記

余識宣城令荆人姜君奇方孝廉時長者後余遊宣行水陽林樹修遠厨傳甚飭已又見其人士沈君典梅禹金之流文雅風快爲之欣然令數來攸攸如也令朝京師會余上試令故江陵相弟子師也不數日江陵弟子介令候余余謝不敢當意令且計最寵遴之矣然令終用平徙得治粟郎已復貶山東小州屬監太山妃祠余異之盍去宣十年丞武林而病疽宣

今之爲食者條非不善也求其信之而可矣

人聞之愁然趨比已宣人聞之脫然喜余又異焉夫姜君者亦蹇咢重進止質行人耳治縣當亦無有奇何以思乎一日宣父老諸生來言狀如之且曰令無以予民然善爲條如前役者長常署人田多者得收其旁戶租常自入豪蕩比前徵後相補射爲謾卒發覺一人至負租百萬犯至死當戍邊者至一家九人連年不決遣令至乃與囚約能輒抵所負爲除不能遣未盡十日囚空更爲法行條編均里甲里自徵輸因以訖稅如程至無可笞故事吏贖常利金得自與

間行其十之三、游聲不在民矣、緩急無所句、令曰若此、所謂金生而粟死者也、歲當侵奈何、乃大治諸庾累穀至七萬餘石、主以訾良人、然令在縣六年無凶劾、驗災後乃連歲水敗穀種、流死、然後以此不饑、嗟夫、作令如此、亦可思矣、余嘆曰、然則何以遷無殊則諸生膛然造前曰、沈君典在時言之矣、雖江陵相亦極知姜令賢、然嘗謂其子、令不與我親、常泉見我、後江陵相構、不肯持父喪、問荊人士在都者、當云我何聞、獨姜有後言、因以忮去、且夫仕宦遇合者、時也、惠音者、

是謂在位無赫赫功去而久而民思之不已者至人也

基也其時在上其基在下然則何以去十年而猶思中一父老般仙飲淒而前曰始令之勤吾宣也食稗衣薦亡晝夜忽忽勉循其民問勞疾苦興立纖致口咄咄不能言常心討而手條之乃至顏色黎露耳目將療一時流吏嫵笑爲愚然至今號令有所利便民者常君之法也乃今而後知之余不覺流聲歎曰若宣之民可謂能言其君矣百姓何負於長吏哉書之告後來者

亦掉

問答處妙

○青蓮閣記

李青蓮居士、為謫仙人金粟如來後身、良是、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心神如在、按其本末、窺峨嵋、張洞庭、卧潯陽、醉青山、孤縱晻暎、止此長江一帶耳、風流道遠、八百年而後、乃始有廣陵李季宣焉、季宣之尊人樂翁先生、有道之士也、處嚚而神清、休然穆然、五經師其講授、六德宗其儀表、達人有後、爰發其祥、夢若有持清都廣樂、徘徊江庭、以祝將之曰、以為汝子、覺而生季宣、因以名、生有奇質、就傅之齡、騷雅千篇、始欲上口、弱冠能為文章、雲霞風霆、藻神逸氣、遂拜

起堆垛

賢書名在河岳公車數上尊人惜之曰古昔閩人雅好鳴琴之理子無意乎季宣奉命筮仕授山以東濟陽長貧事父以事君亦資事君而事父也三年大著良聲雅歌徒咏然而雄心未弃俠氣猶䧺處世同於海鳥在俗驚其神駿遂乃風期爲賈患之媒文字秖招殘之檄矣君慨然出神武門登太山吳觀而嘯曰使吾一飲楊子中泠水亦何必三周華不注耶且親在終致吾臣而爲子矣則歸而從太公羣從騷牢吏猶乎江皐眺聽壺觴言世外之事頗如也起而視其

處有最勝焉江南諸山翠微浥曄几席欣言久之吏堂癸㬊層樓其上望遠可以賦詩居清可以讀書書非仙釋通隱麗娟之音皆所不取然季宜爲人偉朗横絕喜賓客而蕪城眞州故天下之軸也四方遊人車葢帆影無絕通江不見季宜即色沮而神懊以是季宜日與天下遊士通從相與浮㴑跳踉淋漓頓挫以極其致時時挾金焦而臨北固爲褰裳蹈海之談故常與遊者莫不眙愕相視嘆曰季宜殆青蓮後身也相與顏其閣曰青蓮季宜嘆曰未敢然也吾有友

隋勝乎法勝乎今正古無情耳忠臣孝子一情也三復有感

江以西清遠道人試嘗問之道人開而嘻曰有是哉古今人不相及亦其時耳世有有情之天下有有法之天下唐人受陳隋風流君臣遊幸率以才情自勝則可以共浴華清從階升娭廣寒令白也生今之世滔蕩零落尚不能得一中縣而治彼誠遇有情之天下也今天下大致滅才情而尊吏法故季宣低眉而在此假生白晝其才氣凌厲一世倒騎驢就巾拭面豈足道哉海風江月千古如斯吾以爲青蓮閣記

末段必傳

○新建汀州府儒學記代李太守作

汀爲漢南部地、水爲丁、厥象文明、唐開元間、發福撫二州與隟之地爲州、而予撫人也、於汀接建武而來、固習其山川風氣矣、郡學、故宋紹興間守鄭公移置中爲聖殿、其後爲明倫堂、至開慶初、守胡公移殿於宮西而堂其東北、不稱所以尊嚴先師之意、 國朝以來、時修時圮、以至于今、猝未有易其位置而新之者、亦其時也、今 上歲丙午、予以比部郎、積歲來守是邦、三日謁廟、起立周矚庭廡、多苐漫弗治、慨焉久

之問其星土則台子省章貢石城而來蜿蜒陸離與爲九龍支于橫岡學在其東雲驤飛來拜相其中七井休光與斗河逕宜其文章蔚縟以洪而入文地氣猶若有待而克者其士之未振與其地之弗飾與退而謀之同宋曰文翁在蜀而禮殿興僖公居魯而泮宮作及今不理誰執其咎度費而言之大吏報可諏辰鳩工伐堅以梁陶膏以甓頹舉敝易漫漶以色最後因諸生之請也而復明倫堂於殿之北以迨櫺墉廊阿齋廬庖湢靡敢不虔以飾蓋若干時而告成然

後士之入其門、見崇垣修廡、翼翼其相引也、升其殿堂、見丹青黼黻、煌煌其相秩也、入其室、見俎豆絃籥詩書、翕翕其有以相置也、固皆鼓舞焉、廻翔焉、若臻皇宋之舊規、而相與歡樂之矣、乃諸生復求予言所以學而因爲記、予三讓不敏、而乃晉學官諸生于庭曰、嗟夫士知所以學乎、三代養士皆有法、周衰法壞而宋爲近之、仁義道德、上下所以相成、其法一出于是、故宋之君子、醇正詳雅、履規蹈繩、平居則相與談詩書、談禮樂、以觀先王之風、存聖人之澤、至於遠徙

流離從容就之而無激無怠是非上有以宿養下有以自得而能耶我　國家建學立師養士之法繼三代而軼宋近所爲修功令厲學官者尤至濃純也雖深谷斗絕被化滋久醇茂日蒸況其前列餘風去宋未遠楊子直親受建安延平之學而龜山豫章之裔在吾宇焉至于李伯紀文信國致命來茲此數君子者于道德仁義韡奕貞固何如也無非汀士父老子弟所習言者耶由數君子所爲學者積焉而趨于大成則　國朝所以養士之意具在若夫山之拜相水

之文明會其時而多士以興猶未足以塞太守厚望諸生作新學之意也於是學官諸生殷殷焉誾誾焉有概于予言也而麗之學門以爲記

只是大雅

皆爲典則之言

○南昌學田記

古者井田學校出于一各有以養其民以登于學誦數而歌舞之潛袷敏給以一其情于仁義禮樂之具而慫之成以仕其鄉閭有塾則鄉老爲之師民朝于田而暮于學也魯作泮宮鄭不毀鄉校有司于此獻囚辟之成士於此議鄉大夫之政其於上下之際亦

重矣而未有經理其田係之以學者蓋所謂養民以及賢食而教之晙而發之故出于一而無肥瘠之憂也至于先師禴奠親服鍾簴籩踐之物歲時謹而修之又無所事于田也秦不師古阡陌開而庠序塞漢興不能起而一之馴至有宋慶曆間始詔天下郡縣皆立學而其後有司乃始嚮學往往飾其器于禮樂而講其財於仁義以是為政之情耳蓋我　國家後學徧天下分之以餼而合之以饌其德於士也亦既飽矣然而文化廣羡弟子員之來歲有增益如余所

不勝欷歔

妙在安置字面有意

覩南昌生儒、乃至七百餘人、歲時有課命也、而無有以食之。其情不可以久。至於貧而以告者。固無以應也。春秋釋菜、所受胙滋益多、乃至假市牲而獻、余受事祠下、考文章、而憮然于軒楹間、有日矣。計安所得田而爲制乎。葢自今令君寧國黃詹爲政、且亦稔于玆、而始得所爲俸幣之餘若干者、爲易城南田若干石、而廩于學宮之東焉、歲以石十五爲牲、而其餘以課士、士有行而貧無以存者、以一二石與之、其出入、學請于縣以行、而報于學使者、葢以今爲端而以來

以淺喻深議論絕妙

玆爲繼士庶乎其不窮于學也已雖然以爲具而止乎吾將以田語于學植者聞所爲儲田皆上腴也而近于官非遠也然而田之不以其人且稗且蕪得無廢矣而主者視之不謹數猶莫得而知也數具矣而出之不褕不以食勤士振分潔而糜之乎他猶非余易田意也予觀諸士中多從余也恢奇秀好之資比比而是且日近宮廡而遊師帥紳冕之間此亦田之美而近者矣然不以美學不以學至于道能無稗且廢乎如此田雖美不知其美也以美而學且于道不

日月比其成多少淺深之數亦莫能明也比其成矣而要之適于用不爲吾先師而用猶不以田祀也。不爲吾同道者而用猶不以田課士急有行者也。若然者無亦非吾養士意耶。是故聖王治天下之情以爲田禮爲之耜而義爲之種然非講學亦無以耨也于是乎穫而合之仁安之樂至于食之肥而天下大順嗟夫天下之於一邑也一而已矣侯將有大于斯者姑爲取于養賢及民者而申之勸云

醇茂處有漢初風就學田論學尤親切警省

〇臨川縣新置學田記

臨川學宮自城南而遷、故寶應浮圖地也、與廣壽寺並衢而南、學宮乃寡田以養其學官弟子、而廣壽之田至若千頃、中頗侈削去十一二、前袁侯復之、予爲記其事、若曰、田之設、以成道資而覺世也、道非世俗忙人所能得、庶幾禪律之士有一聞其大道、外生死者焉、蓋其闔而修以惟也、已而主其田者闌漫耗蠹、不以給四方禪律法喜之食、而四方之以禪律至者亦皆鈍劣朽憊、不稱威儀應食之義、寺虛有其田、而

前以與僧後以與儒故入前序和合兩義

田亦虛有其寺固未開者之不忤而於弘廣甚深微妙之際終莫能有所明也我劉侯撫其册而悲之曰噉噉者而何以多田爲法王以衆生爲田吾聖王亦以人情爲田禪以禪悅食儒以儒悅食裁彼賦此亦天下之通義也遂取其若干畝與郡校而入若干畝與縣學宮爲經紀學官博士諸弟子禮際振絕歲費出入皆有程於是諸博士先生弟子忻忻焉言焉稽首而賛曰侯之惠也而仍以侯之旨屬記于予予因就博士先生而驗之曰侯甚惠而已耶其以爲敎

也吾有質于此則必以受斯函而食焉者為閒者乎忙者乎王子墊問士士何事豈非以士為閒者與孟子曰尚志仁義而已殺一無罪非仁而取非其有非義凡世俗之所為猝不可得而閒者要非必於仁義之事也誠能去其非而是之志則其閒殆甚固然之廣居居之而已成然之大路由之而已如此而大人之事已備士復何事之有哉士固天下之閒者也快筆傅士先生盱衡而燕坐諸生儼雅而遊翔上無公方期會之侵下無井里竭蹶之苦舞蹈太平之世咏歌先

如此乃不愧田

王之風。當此之時。其亦有不閒者乎。吾道廣矣大矣、能無弘願、深矣微矣、能無妙思、廬其廬。何以近聖人之居。食其食。何以事聖人之事。有聞焉而加修惟也乎。仁以耕。義以種。至于安之樂。食之肥。而後侯之敎。有獲於無窮。不然。饁餐已具。猶彼之栽而此之賦也。吾黨相與爲惠而已耶。先生覺然避席而興曰、是侯旨也、而亦士之志也、砥予言而籍若田于左、

奪寺田以給學劉侯洵不可及學者可無愧赴其志乎若今之人鮮不佞浮圖而夷視學宮矣

○續天妃田記

高皇帝即位二年勑太常司博士孫子初定儀封號
天妃歲以正月十五日三月念三日鄉祀 文皇帝
即位遣使者高品鄭和等遍海外國欲有所聞妃著
神海上天子親記其事歌呼之祀龍江之上置守者
戶羽人而和等復以金銀諸飾物爲妃報焉 今上
九年卿陸公以和所獻貯銀三百兩買高橋門外田
畝百歲入銀一十八兩爲禱祠葺有所修治費後五
年予率太常官屬視後堂又見和所留金銀步搖花
樹巵匜合注之屬豔焉冠上花鳳流蘇玲瓏多斷落

理足破愚

不可檢綴、念妃者、天之貴人、氣物之内、惟虛生神、海者地之積虛處也、故曰天牝、因以爲妃、若以坤爲媪金爲母。傳者遂曰。斗中有玉女焉。光響歙歘。因而像之。爲作環飾。此今時王妃。非天妃也。然聞之、神無求于人。而善悲人。悲心不除。所以止爲神也。今廟下主者、日夜供養、璽帳飾除、炳芳執燭、所以歌雩祝塞甚恭、歲常百人、而前時所藏追卸諸飾物、又非妃所御、竊以人道事妃、當亦有所悲也。乃藏其諸黄金諸物、而銷其白金爲兩者、得二百二十六焉、以續高橋門

外田二頃二十畝歲屬銀三十九兩六錢歲給羽人
廟者布花三兩樂舞生道士人三錢廟戶七人人二
錢二祭爲主祭者飯三兩六錢餘以待所欲治或益
置田廣妃之悲施焉記田所其後

阮吉遥深當非詭論

○遂昌縣滅虎祠記 并銘

北東屠緒眞者有尺犢云非熊非羆既不能矣之渡河又不容聽之乃嘱與衆年之

癸巳冬十月虎從東北來甚張忽夢指有二碎迹登堂有言廝齧其鄉西牧豎子予嘆曰予德不純氣之不淑耶予刑不濤威之不震耶何以然氣如是下令將以十月望吉告城隍之神文曰吾與神共典斯土

妙

矣祠記奉覽

端州一生

人之食人者吾能定之。而不能於止虎。民曰有神。夫虎亦天生。貴不如人。神無縱虎。吾將殺之。呼吾民任兵者。簡其銃以從。搜之葉塢。是夜見有一冠幞袍靴白鬚團顖長者見夢。若予與同爲法官治獄者。持一文書示予。予曰必殺此二渠以償。長者微笑指文書中一虎示予。若前所云虎亦天生之。何意望予寬之。予正色爭不可。長者知不能奪。復微笑曰。徐之。觀樞密公意何如耳。予覺。知神有意乎嘸然者。然已戒不可止。之葉塢。午至昏見虎。虎奔。一虎倨高嵎。薄不可

筆蕩頓跌有法眞能爲古文者

迺予曰知之矣旬餘齋居夜念樞密公兵象也有得虎者與嘗祠之是夜不能寐覺外洶洶有聲問之獲巨虎雄也虎首廣尺餘長幾二尺身七尺驚其雌三日遠而號其山中伏矢走死松陽界中東北抵萬山忽夜震如裂民曉視之得巨虎首二八股草血沫漬縣人懽異甚然以公出郡中月餘歸忘立祠也復報有虎予歎曰神其罪予老氏曰佳兵不祥莫如以慈衛之遂就報願佛寺旁大樹下祠爲滅虎祠祠樞密公非眞能滅虎也虎滅無迹則亦滅之乎爾祠以後

獲虎三五。向後虎聞遂稀。神之能有茲祠也。爲之銘。銘曰。惟山之巙。有貓有虎。神其司之。甚力而武。神來見夢。予爲立祠。以衛吾人。依於大慈。遂伐三彪。薦五文皮。訖震於幽。徵其腦髀。丁壯出作。翁孺倫嬉。非我德民。神滅其菑。菑由人興。非厲非豺。我去其苛。物象而和。神其安之。與民休禧。

與姜耀先書云闢相圃方使平曠有天地

○遂昌縣相圃射堂記

蓋今上二十有一年三月望後三日。予來遂昌。又三日。謁先聖廟。甚新。從學官諸生講堂。堂敝。其後益痺。

而方也堂記聊以志所事耳

問所藏書無有問縣隅中或有他學舍爲諸生講誦無有也四月朔始克視事發檄有學使者陳公所爲書命諸生射諸生皆對不能云無射堂也按縣治南石梁緣溪而遷有斷垣負牛山故令鍾嘗爲若堂者今廢而其旁壽光僊人有宮壖蕪甚衍可以相益諸生言如此爲之欣然望吉乃授地形於學官於君可成周君思問黃君繼先且以報學使君且營射堂矣請以學租三千錢爲端而予爲縣官於祿入固無所愛凡訟之獻金矢而不直者賦其材或以輸作會夏

五月大雨水諸山之材畢來工作咸集六月堂成迫東陂埏而蒼其西山有峰迴澗而遥門其空夕陽也門之中引泉爲池池之上除道甚修凡百數十步而垂堂可以馳步射也道左右各廣丈餘而霤若繩爲學舍者各十五屬之門其舍修容二人合之可坐生徒六十人閭閭如也繚以垣六月芸七月穫作者若休八月而後克成成費百金其右旁武射場也尉率歲閱兵壯兩肄餘月課捕盜賊射虎尚不中程何以令士射夫士射亦禮射而可耳六藝射於禮樂爲近天

最得射意而不主皮之說也

賓袁邑侯清知明公于寺非直存其田已也寺記惟戴存

子之選士。祭必射於澤宮卿大夫士歌采蘩采蘋言士有幽微而可采也子所以爲池將歌蘋蘩而薦士焉非射而已也男子始生。爲禺弓矢以射天地四方。必先有志於其事勉所以不愧爲男子者噫豈惟射哉。

文風清逸

○○○臨川縣古永安寺復寺田記

天下有閒人則有閒地有忙地則有忙人緣境起情因情作境神聖以此在囿引化不可得而遺也何謂忙人。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此皆天下之忙人也

極痛快真切之言不可以偏鋒少之

即有忙地焉以苦之何謂閒人知者樂山仁者樂水此皆天下之閒人也即有閒地焉而毋之毋苦二者誠不知於道何如然而趣則遠矣朝市之積則有田廬山水之餘則爲寺觀故寺觀者忙人之所不留而田廬者閒人之所不奪也臨川古爲名郡五峰三市在焉三市者市也五峰之間聞有觀九寺十三蓋入明以來大爲忙人割奪盡乃至稗粥無所而古承安（可恨）寺境界巋然獨完其田則大半無有矣邑侯袁公起於蘄黃來宰於茲廣山川之精深性相之學披圖而

歎曰臨川人之憎聞人也一至此乎有能從吾言而反其田者吾徒也於是郡弟子劉某首籍所買田若干畝上之侯以歸於寺侯爲欣然告世尊而撫之曰此所謂孝子劉某也而適是時有僧大千購得南都藏經以至而尊置之寺侯曰有其書矣而無其人何於是有浮梁僧水月爲達觀先生弟子精心苦行通於評唱之義適來寓斯人士與遊始知有所謂宗門者久之長干寺僧大初來講蓮華經聽者千餘人得田而食無不懽喜贊嘆曰此固我侯之福田也嗟夫

亦難得

如入武夷一轉一境一境一奇

當忙人之急得此田也豈不曰彼無父母妻子之屬先王所禁遊民者吾非眞有所憎利其田姑以蕃其種類云耳嗟夫此所謂奪閒人之物以養忙人也固一其說然試以語彼使天下皆忙人而無一閒人皆忙地而無一閒地則亦豈成其爲世相也哉且今所從遊於二氏者彼亦有所業非所禁遊民也如其爲遊民法因禁之久矣所惜者遊人之非遊而閒人之未嘗閒也非閒非遊不可以涉道是故聚百閒人而食之必將有意乎道者焉聚千閒人而食之必將

天上天下道理一口說盡無有餘虧欠不獨老婆心切抑且舌本瀾翻

有進乎道者焉不已而食閒人至於萬猶將有得道者焉道之喪世也久矣幸而有一人焉其何禁於千萬人之閒而奪其養哉即未有之庶幾有之如以食百千萬人之閒者奪以養百千萬忙人其必無冀於有道者矣則亦蕃其種類而已（若此與禽獸何異）然則侯所爲存寺者（主意）或不在田而在道飯器無殊香色有異後之遊閒逛來食於玆田者其亦有感於侯之弘願云

〇〇〇宜黃縣戲神清源師廟記

人生而有情思歡怒愁感於幽微流乎嘯歌形諸動

又字極本發蕊紀部是自道其得意處故

搖或一嗟而盡或積日而不能自休蓋自鳳凰鳥獸以至巴渝夷鬼無不能舞能歌以靈機自相轉活而况吾人奇哉清源師演古先神聖八能千唱之節而爲此道初止爨弄參鶻後稍爲末泥三姑旦等雜劇傳奇長者折至半百短者折才四耳生天生地生鬼生神極人物之萬途攢古今之千變一勾欄之上幾色目之中無不紆徐煥眩頓挫徘徊恍然如見千秋之人發夢中之事使天下之人無故而喜無故而悲或語或嘿或鼓或疲或端冕而聽或側弁而咍或闚

天下神脉

皆大関切

觀而笑或市湧而排乃至貴倨弛傲貧嗇爭施瞽者欲玩聾者欲聽啞者欲嘆跛者欲起無情者可使有情無聲者可使有聲寂可使諠諠可使寂飢可使飽醉可使醒行可以留臥可以與鄙者欲艷頑者欲靈可以合君臣之節可以浹父子之恩可以增長幼之睦可以動夫婦之歡可以發賓友之儀可以釋怨毒之結可以已愁憒之疾可以渾庸鄙之好然則斯道也孝子以事其親敬長而娛死仁人以此奉其尊享帝而事鬼老者以此終少者以此長外戶可以不閉

乃我師並喻似不倫文意則妙

嗜欲可以少營人有此聲家有此道疫癘不作天下和平豈非以人情之大竇爲名教之至樂也哉予聞清源西川灌口神也爲人美好以遊戲而得道流此教於人間訖無祠者子弟開呵時一醪之唱囉哩嗹而已予每爲恨諸生誦法孔子所在有祠佛老氏弟子各有其祠清源師號爲得道弟子盈天下不減二氏而無祠者豈非非樂之徒以其道爲戲相詬病耶此道有南北南則崑山之次爲海鹽吳浙音也其體局靜好以拍爲之節江以西弋陽其節以鼓其調諠

歸本於道
臨川先生
作文把柄
處

至嘉靖而弋陽之調絕。變爲樂平。爲徽青陽。我宜陽譚大司馬綸聞而惡之。自喜得治兵於浙。以浙人歸教其鄉子弟。能爲海鹽聲。大司馬死二十餘年矣。食其技者。殆千餘人。聚而諗於予曰。吾屬以此養老長幼長世。而清源祖師無祠不可。予問。倘以大司馬從祀乎。曰不敢。止以田竇二將軍配食也。予額之。而進諸弟子語之曰。汝知所以爲清源祖師之道乎。一汝神。端而虛。擇良師妙侶。博解其詞。而通領其意。動則觀天地人鬼世器之變。靜則思之。絕父母骨肉之累

幾乎化矣

忘寢與食少者守精魂以修容長者食恬淡以修聲（至言可以無所不悟）爲旦者常自作女想爲男者常欲如其人其奏之也抗之入青雲抑之如絕絲圓好如珠環不竭如清泉微妙之極乃至有聞而無聲目擊而道存紋舞蹈者不知情之所自來賞嘆者不知神之所自止若觀幻人者之欲殺偃師而奏咸池者之無怠也若然者乃可爲清源祖師之弟子進於道矣諸生旦其勉之無令大司馬長嘆於夜臺曰奈何我死而此道絕也迺爲序之以記

小中現大似莊子諸篇

卷四終

玉茗堂文集卷之五　碑文

臨川義仍湯顯祖著

甄胄天羽沈際飛選

○蘇眉源新成文昌橋碑

郡東出數十武絕汝水而梁中于信盱連于淦章冠葢郵驛之使無虛月率以東行爲艮橋宜廣以紆而居人旅子肩摩踵錯其亟於斯也固晝夜然矣橋之以石也宋嘉泰始也橋之名文昌也宋寶慶始也而唐季柏倅虔再記乃云汝江趨文昌橋非橋也堰也

入元兵燹相仍橋政無所攷至嘉靖間守陸公堂與令林公恕卷石易木則其先欆也六十年而金隄復水以全力注橋橋敗將趙州學所記橋隄足兩存者非耶後視敗卷乃有土其中水入而囓宜矣守張公試輒募民毀故甃而加大者四數年而丞晉江朱公于讚署郡檄驛丞孫耀祖募修其餘仍欆爲梁成且三年矣而倏以燼公私咸病焉春夏間水暴下橋敗石犬牙立破船而漂流卒不可救者歲常百十人號哭聲被岸而莫敢以告以告莫爲緩急者費也天以

蘇公惠民至而顧視其址曰此豈不可更爲耶視帑帑虛募民民劬吾有以處此矣夫民上所使也聞之

根本要論

用地者以利用天者以時而用人者以和不和而強使之于萬人不能用也和而使一人焉可也和莫若以道公淸微虛遠以道正其體顯允疏越以道弘其用與物無營而與民有經所治官屬大夫士下至閭井匹夫匹婦之微與同憂樂急人之善而寬其過得可而止其容蒼然其中穆然未期而士民安之豁如也滌疵導休善氣條遂公所起意莫肯用戾於是者

稚士女、皆知公有意乎成梁、而未知所承也、有馬之婺婦人、持其半歲孤兒來訴曰、是兒家累千金、欲得者衆、懼無以寘此子、公喜而頷曰、役其濟矣、令婦人出、而意示其宗老曰、財散則孤兒安、以爲梁誰爭彼者乎、宗老以語婺婦人、婺婦人口謹如命、公起曰、信哉、必若所爲、府不汝與也、立爲徵匠于開化新安、所嘗治金隄者以來、而擇三月良日首事、以聞監司、莫不允悅、而公乃始進耆老百工、而教之曰、若知爲橋所以固乎、宋守王君讜始爲石梁、而壞之、平以板、火

積、財、爲、子、孫、計、者、傷、心、斯、語

佗何房賦

漏其隙、江風扇之、不可向撲、昨之火猶是也、愼無欀與板、而以石上下之、縮水門之一、而增高焉、甕之無以土、成無以卽闍、雖厲焚火、無益也、中爲亭以休、而繚其闉以馮、若是則水火之卒至、而風雨之無時、其將免乎、皆曰謹如命、于是精者指麾、信老度支、官爲役以示其嫠、伐石冶鐵、排槎鍛灰、平傭善佑、謹徃躍來、葢十月而水門具、逾年而石道平、何其速也、官無董稽、民無勸追、何其佚也、橋成而居者連連、行者翩翩、又何適也、高雄敞鮮、夯無蔽虧、南望石門金隄、北

望鍾陵劍壚溶溶蔥蔥開煙翁霞臺城參差豐茸萬家亦何壯也長雲亘施潛飈折螭永無害菑又何固也一時驩舞道幸以爲天地人合發於茲不知我公所以執天機立地筋起人心者蓋有道焉道至而功成而公不言功郡士民與家封君謀所以言者以命寻小子謹爲記而永之以銘　銘曰星土山川旁魄精氣形上曰道形下曰器道以成物器以濟世濟世惟梁上直文昌何彼祝融延于戴筐傾何耿紆孰爲其扛其扛有神除舊布新帝降不遲我公天人恭儉

惟德清明在身滌蕩苛疑毓衍純眞上義下順流歡
去慍不肅而成不言而訓匹婦之微亦效其信遂梁
河關丁丁孱孱精衛塡河孀子移山漸履其安壯觀
以還累石駢甕瓏玲空洞委若黿鼉舒如螮蝀迴瀾
東湍堅立不動高視遠陟如睨道陌交龍東南狻猊
西北金石皎炯隹氣四塞隹氣維何得道者多道以
政通政以人和如坻如岡如切如磨旁闌以備中亭
以憇百世之營期月而濟公不言功歸之天地公功
不忘川流詎央端明惠州宣父寶唐惠我來蘇繼繼

皇皇曰千萬年、公在文昌、

森羅經費
如在目前

○○○東莞縣晉黃孝子特祠碑

今上辛卯夏、余以言事尉海北、冬、道南海過、哭再從父墓東莞焉、撫叉人祁衍曾之孤、遂如羅浮、而諸生陳君啟心者、乃以書來、爲其先賢晉孝子黃公舒特祠、欲有以記也、然孝子生處其地、乃劃在新安界中、孝子、晉人也、家貧自力養侍、雖盛暑未嘗不冠帶、親意所在、千里之外、不以爲難、親死、皆身爲墳而廬、深

野中無人猛獸左右嗥安之也每夜定或寒月號哭聲常飄蕭出林薄（好點染）隨悲風遠聞人爲泣下獨日飲一杯糜形色枯槁人勸其還哭而不答行路之人皆曰黄舒今之曾參也有同表旌其居曰參里里有山岑蔚可愛爲參山有孝著聞如此至於今且千年矣學宮闕焉不祀何也而諸生中若李元表祁衍曾陳啟心此三人讀書而豪以言於縣令樂安董君董慨然曰此嶺表人士之初也曲江諸賢猶在其後而郡以上學使者莫不歡動焉然有以新安疑者董君曰入

此人亦必孝子也不然何以慕義如斯

如此而孝子不可不爲僞孝者亦不可不急

新安界者今爲莞人者昔也乃擇日附主學宮亦十有餘年矣妄一人來視縣事竟議祀之新安而主在東莞學宮者遂置屏處是時祁生病且死李生一人不能爭而陳生目又癈然獨發憤抱其主以出且言曰仁人孝子天下一家東莞新安故非兩邑也今已罷祀主無所歸生等願不煩費縣官一人一緡錢但得城北空外地七丈餘足以容主今東莞之人有父母者得望見焉視學者許之三年而後克成多里中賢豪長者營之陳生首義嗟夫陳生有其心無其目

理有所不解者此也

矣猶感憤好德千載之前舉義如是況夫有心有目者哉而是時東莞伯何眞之祠亦成眞於元喪亂時有粤地十七歸　高祖賢於尉佗遠矣讀其書不使人感惝而嗟咨孝子無尺土之柄獨身事一父母又非有奇孝其孝閭野人所得爲也至今人人讀不能半其傳卽涕歎交塞皆願如黃孝子事其親願有子皆如黃孝子固未有願如東莞伯者也豈非雄力智數之事於人心必有所疑然而接神明感天性乃在於其根本至德也與詩云天生烝民好是懿德言此

烝民是天生而然孝德者所以不忘其生故烝民感動尤至歲月之所不能沬地界之所不能分在禮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言凡非不得祀者也況如孝子者哉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莞之人得而觀焉庶亦有類于孝子者乎余嘉陳生諸人所爲好德必行其意者也而銘之以告莞之人　銘曰粤於西晉荒落蒙靡不知父母乃有孝子生死至性愛而有禮哭不能言心孝而已緜緜嶠士孝子伊始鄉可以祀豈有分里爲主特廟厥義良偉有門有堂有寢孔搆闢門

此內外真僞之辨銘亦不苟

在左石梁在右江水在前睥睨在後稍有形勝儼雅宵峭汝莞之人誰無父母有孝以教誰爲來者亦有人子來吏斯土惟孝以忠神明是與遙遙參山氣鬱且明其類維何樓觀蒼蒼冠帶愴泱蠻夷有風我愛爲銘以感人心

形容至性足以動人忽入何眞一段尤見波瀾老成

文情悽楚

〇惠州府興寧縣重建尊經閣碑

天下珠碧孔翠香澤奇絕之玩寒之不可以衣饑之

汨汨而來氣沛理足

不可以食萬里而走五嶺之南毒蛇飛蠱菌蕈百有一死之地務取多而爭美以耀其軀顏克其室御而相與夸紿上都中縣之人以爲是能得所不易致者至于六經先王聖師所爲飲食被服天下入于性命形色之微出乎文理事業之大積之若尺一而用之不可既陳之若九鼎而其用日新此其相珠翠奇麗也不亦急乎又非有遠萬里險絕瘴蠱之虞安坐而致各可以相得而無容以夸者然過之而不取取之而不能以多畧其粗而不爭其美者何也且彼之取

焉者有禁取六經者。非惟莫之禁耳。苟有意乎爲人上者將歡然而與之。惟恐不家筒而人誦焉。何也、法不勝道。道勝而風移。吾亦可以簡法而治也。然予觀下之能取于六經者鮮矣。雖上之人。持六經以予人者。亦未能徃徃而是。教衰道微。上之人亦猶夫畢古尊今之爲見爾。予叐金壇中臺史侯殆有意乎爲人上者。嶺之東有惠。惠之東有興寧。而侯在焉。侯爲人偉好、頎秀而髯、望之知其神君也、行嚴而貞、東理以平民有弗若、矜哀之不忍以刑、鏗鋐嘔呴、反復再四、

而民於是乎始知法矣侯曰是未可以及化子云入其國見其人其經教可知也吾與寧之人性絜敬與情廣厚與能知類而屬詞與入吾境觀吾人吾始未嘗以經教矣夫士以式民而經以式士於是博士王君學淵連君瓚帥羣弟子而進曰世有積而必披道無澳而不潑惟惠靈山鬱州衣冠之氣被于與寧大望其恢九連遂清父老子弟不見兵革者始且百年于兹生齒繁遂庶而教之亦維其時士專一經束于功令未能旁暢方以不獲人師遠于固陋是懼而侯

身以明牧爲我人師其不終鄙夷之乎侯笑而謝之
於是簡賦薄稽休暇有餘時從博士諸生横經各授
以先王聖師所以豐給美好吾人之意問焉以言如
發崇山如脈波流土皆鼓舞沉詣如嗛于志然後知
侯之大有得于經而邑之大有得于侯也侯曰未也
當爲汝士廣置經籍不可以無地起而循學之非爰
有茀土焉是可以營而尊吾經因以益餙其學宮墀
廡門得請于上而眎其廣深度其几楹不煩而庀不
張而彙不亟而成成之日侯與學官弟子喜而落之

河決東注之概

覯厥美富精志踴悅乃庋乃儲六籍在中經以聖典緯以賢謨肴以史志稗以百家芟疵選醇惟經是尊侯喟然曰以是為尊之已乎尊天者用其日月風霆而後曰仁尊父母者用其聲色意氣而後曰孝尊生者用其飢渴寒暖之時而後曰知經于人如天如父母如生尊而用之性命形色之微文章事業之大皆取乎是不然庋閣之鑰管之擇日而蠹焉有啓閱者焉以犇以文弗船弗視此又以六經為孔翠珠碧之玩者也非吾所貴于尊焉者博士弟子拜手曰侯之

言大不可以無傳千里而謁予以記予固知侯之所以經政非其邑而止也蓋侯之鄉人祝公名明常令于茲記其邑之水利而靡害且曰予旣美水功傷其局於斯域而弗普又傷夫人之弗克用水者若以自況云予亦美其言而未大也若夫六經之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局於其域未嘗局於其域也雖夫人弗克用之亦未嘗不為其人用也況夫上之人脉脉然釃釃然教人用之而有弗克用者與昔之祝公能用水令之史侯能用經異日以經術用天下自興寧始

不亦偉與、記而系之詩、　天作高山、寧昌是環、劃然中開、沃野夷原、雄雄學宮、附麗而遷、如寢斯鍧、鼓角在前、東有鷄靈、寶山燭天、神光賁人、鳳翔其西、屬海于河、或委或源、毗于六經、光響亘延、剖山觀河、忞取而捐、實物寔儲、宜抗而宣、面勢其陰、龍淵則蟠、我經秩秩、我閣憲憲、月日斯成、登降歡欣、圖書若星、衿帶如雲、從侯流觀、樂侯笑言、道高且明、莫敢不尊、廣侯德心、不朽斯文、我言是徵、以訊其人、

喬喬皇宇宙閒一篇大文字

○遂昌新作土城碑

遂昌爲括蒼郡西南邑治萬山溪壑中介長松龍泉猶毘境也西北而南走衢嚴婺郭犬牙信州以錠于閩繇迤奥絕綫急犇不可檄制地少田畜而豐于材其茇蒋新桴則旁郡之流傭也多隱民焉而鄉若邑長老子弟無賴者常藪其奸與爲利盜以故出没不可迹夜掫者復多虎憂而境旁數礦近詔止采盗亦時時有之余昔治此故未有城橫亘一街可步而竟居人悉南其溪而闌以一橋門可闖而入也念城之

帑無見儲不可刑政者吾城耶乃稍用嚴理課殺虎十七而勒殺盜酋長十數人縣稍以震因循四五年乃幸無事然意未嘗不在城也余去治一年而遂有殺人于市橫橋門而去者民脅息以譁歷三政得晉安辜公以名德淵雅來靖茲邑秉素絲之心持大車之體當其操軏介然雖極勢力機利之衆不能奪也一意約損與民俸薪時以治客衣食無所餘至不能遺子嫁女訟明而寬清惠聲有聞千里之外民習教令盜日以遠而公亦且上三年計最矣尤惠顧其民

用韻是古體

曰、縣如是、其亦舉無阤茀與獨、如城、何吾不能爲下、仞石城而土城、數仞之、其可乎、請于上而謀于下、必躬必親、引溪度山、畫圻而程、物力有宜、幣餘有經、以賦弓司、以屬其耆、神告威麻、不可以疑、築踴絙趨、橐鼓弗渝、邪許句婁、襍民懽謳、大姓居閒、欣焉自完、屬閭塡埤、工倍于官、察所不任、官苴其難、以楨以茨、民乃不煩、藎數百丈之城、數十日之間、而公與士民休然晏清、具文書報成事矣、士民擇吉釁龠歌舞、用塞司隍之貺、而懽呼稽首爲公謝曰、保障有邑、以來未

周詳委至具見心事本末

始有也公始從官屬民履其壖莫不仰天嘆曰茲役也不櫪巢而巍不睨瞭而遠不鬆粉而華不闉拒而固蓋我公之時也公嗛然俯首而謝曰艮以蕃吾坊之人安寢無吪謹司之而已邑近寶而寵幸國家無事異時虞盜兵之來邑之君子阻溪而陴或跨溪而城未可知也誰不云乎推輪爲大路之始累石委土庶幾自吾始乎雖然昔人比志金湯志而偸三里城猶折樊也邑雖小其無四維腹心干城汝士民所以自衛也吾行矣已而監撫使者上公治行求卽丞括

蒼終其勤績不報而且以知璦管萬州事士民僉用謳思以城于志也千里而來告成且求銘于所不能爲士民庇依者公能爲之其又何敢以辭銘曰天於平昌險不可升繚以地形山川丘陵維城弗容缺其威棱旁邑逋連伏莽攸與蒐慝討亡僭莫勝懲我公來治惠和清澄士民安歌不吪不騰寬而盜還有德者能公曰其然維城是應君子之堂叢山爲肱引梁爲喉帶溪爲膺隰隧如夷出沒我乘溥城寔難連墉具勝乃卜乃營子來烝烝其氣溶溶其聲翽翽循

淮透迤裒山崚嶒垠疏者新碕堅則仍爾絕爾聯爾埤爾增隱以冲冲削削馮馮其橫霓䖤其矗雲昇目公指麾材宣力凝和會陽陰作中桀繩以裕而升有逺而恒橋扉汲門偵管是虓士女朝追以林以蒸牛羊夕歸靡夷靡崩甘寢露藏庶無盜憎赤烏以來百稚斯稱業以時臻道在人弘百世之仁我公是徵釃酒麗牲神休所凭我銘公功于豆于登戒邑于隍以莫不承

長行文悉迤邐折是臨川所長

、○麗水縣修築通濟堰碑

經立世業之謂才。遘會世機之謂時。引天地之力。極五行之用。開塞利害。減盁盈涸旱笲芻括時察頡斷。非才莫可以爲也。雖然。獨智不與以慮。獨勇不與以成。視其氣。萎蕤結裔。詭譎峭疾。此其時雖有訓事。其亦可以已矣。若夫時敘端好。上下和茂。山川精朗。若發其覆。雅頌流委。士女遊豫。煥若新洗。耆長喜壽。癃滯思起。有時若此。而爲其長上。若有事焉。若闢若塞。若減若盁。揚摧指顧。皆有華澤。官師吏事。手語心諾。

○善○繪○熙○景○

則何慮而不發。何斷而不成。天下國家之事。機有向
悖。業有王廞。蓋莫不因乎其時者。予嘗試爲長吏於
浙之處遂昌也、而感于麗陽十以年之前、何如時也、
所謂其事無不可以已者耶今何時也、鄭公爲郡而
樊君爲長、蓋余以遂昌謁郡、而道松遂之水源高急、
砂礫不可以舟、松而後可以舟也、通濟堰在麗水西
界中、其堠有龍祠、可以陰堰源一、斷之爲三、所溉田
百畝、㫗爲饒遠、而並隄居甿、常盜決自喜米盐之舟、
水涸、硌磧如縷、常曲拆徙泄、而後乃可行、堰歲積以

非固比益以水敗而並堰以下若司馬章田等逕于河東亦皆以蕪廢不治寶定之呂碧湖之湯父老以聞于予未嘗不嘆息而去欲爲一言其長會歲少旱而麗飢松閉之糴麗人譁受事者幾以兩敗予嘆曰水事不修而旱是諒者何也去十年而麗人來問其堰曰畢修矣夏之六月我樊侯始用祭告有事于通濟堰七月暨其旁下諸堰盡于白橋皆以十二月成諸堰之費千而通濟裁倍半期之勤數世之食也曰何如矣曰先是春正月龍祠傾野火燒其門如將風

雨者有虵蝘焉象輿廻翔其上而火巳居人請新之我侯來觀而周狥于堧悼其徒以陊問其故則與所以敝者次第起行諸壞堰各從父老所問所爲修復費心計而首領之以上太守鄭公公槪然曰坊敗而水費則移而水私囚賢長吏事也其以上司道車公公報可而侯乃始下令齊衆均力與財侯常以其俸入身先後之民所願平準所度田自爲浚葺者聽大小歌舞集而後起序而後作築崖置斗疏函室穴開拓諸槩縱廣支擘視故所宜遊枋昃石易其朽泐謹

精細中古
邑

省作于水
躬處靈逵

察匠石分寸晝一夜閉隨驗高下不失是役也皆用約而功溢侯乃以西人擇日上成事受慶報賽伐鼓絙瑟有土有年上下無患是謂永逸予憮然嘆曰侯之才敏至是耶麗人曰非若是而已歲嘗旱侯從鄭公禱於麗陽之山畢吁而雨乃新學宮從鄭公講五經於堂芝艸生數十年而弟子之舉于鄉者三人上春官者一人侯之才蓋通天地而斡五行非水事而巳也予嘆曰而亦知麗之有侯樂乎昔麗之人蹐履脊視今麗之人飛色吐氣則吾見麗之今日矣鄭公

樊侯、皆有春秋僑肸魯公宓子之意、簿書不以勝委迤、叱咤不以移色、笑士民休居、貌若有餘、工其樂胥、汝公汝侯、道達謳于、醲潤郁鬱、精鬯發越、流止土石、氣莫底闕、聚人而人理、流川而川治、此亦汝麗人千祀之一時也、其又何有于數十里之水坊開龠爲麗人喜而拜曰、今而後知所以樂有吾麗也、將銘侯功于龍之祠、莫可爲者、予宜爲銘、　銘曰、麗陽阻山、磽陿其畝、仰雨無時、迄東有衍、絕潭而西百里爲泜釃水以被壅湖以屬、事始惟梁司馬詹南宋令曰醒乃

作石函越守成大申著水則源極中下槩衡南北屬引三百泒餘七十我置我斗以注以挹及圯而新必智與仁水有旁渝土亦善湮有龍自天祠于堠左既貞其旱亦戒于火侯雩于川膏雨其隨來視其祠亦民是爲起行諸堰或屬或散都十有一畝二其萬彼决弗苴彼偸弗治如水斯平不平以私石久則裂枋久則腐歲比少有昜爲其故侯既念止計畫尺寸下與其勤上然其信涓辰用書分耆屬傭鼓役無羸登輸靡窮親以節口二屬有帥迄用告成九十維日代

有廢與莫必其理侯用大作溥長脉理雲雨㽔甬晝夜晷刻沃彼靈翠施于岑擇維侯有材亦孔其時太守伊人如叐如師雅頌流通山川休融晏䁲維期鯨顯效工肅新龍祠亦祀司馬紀侯于碑歌舞其下終古稻粱好樂無荒終侯之功以配麗陽

紀功之文固當詳大爾爾天下盡如作城築堰尊經祠孝諸事文亦藉之而傳矣

筆力奇古

〻〻送吳侯本如丙徵歸宴世儀堂碑

吳本如先生在吾臨六年政成徵爲戶曹尚書郎以

借字名癸議

去父老子弟思所以留之不可得祠之先生行有日矣謂予曰予且欲如世儀堂六年之劬息以累月一行受事長安中猝未能家食也因言世儀堂可以庥風雨納景光栖文尊酧燕言主人回翔其間車馬之鶩塵簿書之零誶不足易吾樂也予問世儀其何以儀先生曰予諸生時有堂也樹而雉止其棟雉文禽也以爲瑞而頫之已而獲從太學中連第以去若此其祥也得仕于臨而再上計冬過家更堂其東匠者方施礎列柱而一雉復翩翩從天而下入于懷中雉

雉贊

上不踰丈有咫何其高而有儀也其又祥乎而徵也乎且予先大夫儀亭先君來儀雖不光于時而皆有隱德堂之以世儀名亦以志吾思也予矍然起而嘆曰有是哉江淮以南翬青地而備文耿介而閒徵質青仁也耿介義也聽察先開智也五章禮也有此四德者可爲世儀夫鳳凰者天子之禽也故虞書簫韶九成鳳凰來儀鴻鴈雖卿大夫之禽在易漸上九曰其羽可用爲儀則隱士也惟雉也天子可以衮而士可以摯天子可以衮則天子之儀也士可以摯則士

君子之儀也可以爲天子儀則上行而可以毘于鳳也可以爲士君子儀則平施而可以刻于鴻也爲世之儀不亦遠乎且先生世有隱德至先生而光加以有功德于臨然則茲堂之爲先生儀且瑞也其又可以世次數乎乎喜從父老子弟後而歌斯堂也　歌曰大江以南大吳自東有臺于縱有國于桐我侯之美世濟斯豐含章以秀食德而融起于諸生一敵之宮益堂其西有棟而隆乃瑞自天我雒其容一止于梁再集于躬齊新厥寢應以鳴鐘侯堂維何圖書在

中。匪犄匪遊何起何從以擊而升若彼桓躬衮職有補以兆華蟲離而亦潛鷹矣其喤君子儀之隮于雲漢我侯于臨人和政通言歸京師于焉雍容侯宴于堂載考其祥文明以止翬飛則翔有羆有熊爲龍爲光君子儀之以世其堂

文亦端淡深衷頗有道者

○渝水明府夢澤張侯去思碑

歲壬寅夏臨江新渝縣侯晉陵張夢澤先生覲縣且中秋而忽以先大夫之訃行其邑之士民以千數無不星走雨泣如失慈乳不可遮留送之章門或至其

家而後返既而其父老子弟廻惑展側思侯不休聚而謀于玉几山之椄曰張侯豈忘我耶其教令皆可爲後世法盍勒之以示後之愛民者或曰張侯恂恂儒者所施行便民然好自匿不喜有智勇之名刻教令非侯意然則忘侯耶曰先王之經理其民也陳其國風而通其慕好以知吏治侯治且成吾屬得而歌舞之歌舞者吾人之情也懼于鄙野有一人焉文之可乎或曰焉文之有能言者而可矣於是問諸邑之賢良文學越五百里而贄以徵言于予予豈能言者

極得作法夢澤誠良吏也

耶蕭然焉起不獲辭進而問曰張夢澤先生者非弱冠而以文章玅天下者耶必若所云是子旣子奇復見于汝渝也予雖未見張侯而聞于往來長者知其心試言所以治渝者父老進曰侯亦非有驚詭績厲駴絕之治也要於便民渝貧閒于章虔歲賦當七萬餘而所獲常不足以半賦或逋負至于十年有令悉追之者侯至數月喟然而泣曰賦逋至十年藉亦有不可得而按者矣此徒爲老胥史奸利地何益下令課吾來渝以後者餘逋須後令民乃無譁匆大縣或

人妙文不覺自妙

先一歲而畢徵或僅如其歲渝不能也侯與民期以十日曰盡來歲春當竟也民乃益紓矣訟以里老捕告者往往有之民或格不應侯召無不至者山谷之民見侯皆色喜各自言其情無隱而侯以片詞決之皆解去侯常推誠勸譬反覆至于父子骨肉之際未嘗不流涕而遣之民以其風愧訟至于獄空罰所入以稟饑民餘以待公所繕具諸生月三課以爲殮錢至于侯自養麄糲取具而已上計至無以爲資都下呼爲窮新淦侯笑曰非新淦窮誰當窮者然淦乃更

章法

以侯重渝產銀中使橫且至侯意不爲屈欲引去大吏曰此非所望于賢者侯止爲畫一授中使前驅者織曲有程度旁縣皆爲折柬以行中使知侯賢且事率整辦終不來渝也至虔還晷清江而下渝省費以千百計歲徵賜侯蹙然顣天曰礦稅爲虐天亦忘吾民耶已而雨蕃自侯來三年邑無暵浸之憂野糧流溢江楚行道無所稽夜戶不閉民樂而歌之亦其時也予聞之厥然而興逌而嘆曰此盛德事也而太平之業也吾何足以言之雖然如瑩肉好其精氣有與

体稍變而遒古

葢周漢間所爲俗吏苦者固已在包苴于牘之知官篋簿書之能中乃以文學相緣飾非其學也予聞之往來長者皆云侯性澹而容端學深而行夷其爲政也悃乎所謂忠信之美優游之法人知之不爲腴不知無以爲瘠也繇此言之侯意念深至類有道者夫有道者其風澤自遠渝之不怠豈有極乎予能爲諸父老子弟之不怠也而文以言　曰蘭陵之英大江之靈我侯誕生風霆角苣日月氷霜裂爲文章經于有政文明以正惟所莅幸吉雲瑞間南爲渝川北倚

蒙山侯以爲家廉貞惠和公勤靜嘉言笑晷刻皆取成畫鮮不爲則不紆不緩函艮棍奸以敬其官如金如玉如布如粟如川如谷恥幅其外以譽其內如彼襜佩士女曰宜施于道肩或遨以歌汝簌汝酳式歌且舞無德與汝豈無德與忘侯之處而思其去侯去在東衆號而從孝慈則忠侯吉而篤將雨天下視渝其稼渝人思止父也違止孰我儀止刑山以容瞰虎盤龍維鼎維鍾我侯夢澤思也罔極視此樂石

○○臨川縣孫驛丞去思碑

吳楊青民書云孫馹宰銳然成橋事去歲活幾百命宦微而德鉅即以汝水爲峴山可也記已屬艸矣

吳淞孫君耀祖來視臨川之孔渡驛三年遷嶺南道簡以去民留之不可而思祠之祠之者賢之也何賢乎孫君也君之賢有一時大吏所不能辦者蓋先是驛在孔渡去郡五里逮金堤成水趍文昌橋以北徙驛橋東歲甲午八月之二日橋壞歲流殺人以百十數民議當修復此橋而偶有一二氣力無識之人謂不可復不如徙橋他所先太守張公以爲不然力復其十一之四餘猶爲憒憒者破敗而不修戊戌予歸田始著復橋三不難之議而署郡事二守朱公斷然

小哉乎驛吏也舉動大不凡何得而不碑碑之何能不賣壹

主之得詳允以行顧下無和者君慨然起而任之曰丞之驛與橋俱晝夜察其工便朱公大喜曰丞能爾吾何憂已而梗者大起予與二三鄉紳擇吉敦延郡縣告於河神一時長吏無敢出者君曰丞業以任橋事神其聽予至期君鋭然朱衣攝祠事祭告訖風日清皎人用奮悅君首捐十金犒匠氏然民愚觀望久莫爲應者予叔尚恕謂予曰張太守時吾家修復四之二及茲我首其功以民終其事可乎不然者負丞予遂始其一而二三鄉紳繼之民見其因圯以立易

此人大可用

就各有所捐一歲而告竣壬寅之臘迎春於此橋懽呼者萬計朱公屬民而嘆曰費出入有經工早晩有程孫丞之力也橋成而謀所以屋之仍以君既厥事盍今而後知君之賢然乃以遷去不可得而用矣予閲史識魏西門豹旁有漳水而不能用爲不仁且不智夫彼猶水利可以需而行此爲水害不可旦夕待者也歲溺數十百人畧無省憂豈彼獨去民遠孫君驛與橋近時見溺者猶巳溺動心與若然則孫君之仁也孟子曰爲政不因不可爲智橋有因而可治其

孫不負孫丞一片血誠

文言不朽

功易成明甚乃獨一孫君早見而獨決與若然則孫君之智也一二有氣力無知之人能撼大吏不能撼一丞豈大吏皆金注者怯與若然則孫君之勇也仁且智且勇有如孫君不止宰一驛而當大事爲世津梁豈可量耶爲大吏三五年偸以去固不如孫君力成一橋功德於民不朽乎故因父老子弟之請而爲之言以告世之人爲民決計便利雖一事非仁智以勇不能官雖卑亦能有所發憤張公朱公前後物故然皆功德首不可忘也

閑係語不獨

文字之工也

調停斟量懇懇款款無師保而臨父母法戒兩得第喻東粵已耶此盛世文章也

○○爲士大夫喻東粵守令文

余觀東粵郡縣難爲甚於西粵蓋近寶而民多奸吏易以富監司之地或迴遠察吏未精蓋余始不得不稍近士大夫以論吏可信者十之七焉若愈於同吏斯土者所是非焉何也余登名以來年運而往矣今與余同事斯土者皆非余故相朝夕者也直於禮數文移間模想而知其監司於守令所在不能無眤而士大夫於守令所在不能無怨怨不能有公猶眤不能無私也故余參伍而用之此總吏治察人才之大

較也而日者守令輒持士大夫短長暗揭顯呈若惟恐余與逵來有所信用者此大不然余中州人也本强然無所諱而愛信士大夫與士大夫論吏未嘗過也無論見仕如周廣州啟祥周廉州宗武其人亦巳久矣而士大夫至今傳其淸魯司理點董郡丞志毅其官不復然矣而士大夫每見訟其淸士大夫何負爾有司耶且聞有司中有謝絕士大夫偶爾相見若路人然者夫子賤聖門年少之英其宰單父也滿車而載父老曹參漢初更事之將其守齊郡也爲堂而

師菴公爾等守令材於二君子耶余以爲雖夙志老
成於地方利害微渺變動有非書記所盡意知所通
者必于士大夫謀之士大夫之欺守令也盡於其所龍、確、
關說之一事而已未有問其他事皆欺者然則士大
夫固可以源源而見其質勝者愛而詢之以爲主其
文勝者敬而詢之以爲輔詩不云乎周爰咨詢毋懷
靡及周詢以盡衆也今守令嘗自謂智力有餘可以
獨見私決兼可以籠制士大夫於是談笑恣意睚眦
滿句賓主無交利弊安訪必且訪之吏書而已門子

此等惡習爲甚玉峰吏胥長吏可不預戒之

而已皂隷而已此數種人者最不利有司之聰明亦最不喜士大夫之得近于有司也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其最可恨者庸吏爲人所使貪吏先以箝人偏於士夫家深致其罪申詳體審乃或不然不止教下民以不恭兼亦費上官之處分興言至此爾守令等以爲何如然則士大夫之家可無治乎曰士大夫亦所治者也奈何不治當先之以禮耳夫士大夫固多賢豪知書即甚不自愛者其當官亦知有律令數條矣凡不如律事未必其身爲之多其封君有少子

者、其子弟有奴客相誘者、蓋利則平、分于奴、害則全
歸于主、理勢然也、大奸惡自如律係治、非大事係封
君者、宜姑以狀還示其封君曰、人如此言、未知信否、
善自治之、夫封君固多老人習世變椎訥者也、得此
示、當惶恐匍伏謝罪、則禮之如初、可也、敬其父則子
悅、因以化其子也、如封君再犯、其子仕在近、宜爲書
告之、遠則告於羣士大夫曰、人言某封君再矣、可若
何、三則係其奴治之矣、如其子弟則召而敎之、在諸
生者、以付學官、未見其難爲也、曰、如士大夫身親里

妙在子書文法不見其爲子

居犯法不義者如之何曰犯法大者如治庶人律其次所以告語者如封君三則係治其奴四則係治其子曰如斯而已乎曰有本子曰其身不正如正人何酌石門之泉士大夫必不爭渡矣還合浦之珠士大夫必不懷珠矣是故清吏之法亦清濁吏之法亦濁清吏之法法身而濁吏之法法人也且汝見食民脂膏爲天子持法然已貪饕若此豈必士大夫言汝乎然則自爲清吏而已無患士大夫不保汝矣曰如東粵海大夫之節麗中丞之木亦可以治人矣所至不

東吳有必不可治之士大夫先生見及之乎

能大治而常爲其部士大夫所危以去士大夫固有必不可治者乎吾所云士大夫可治者乃東粵非東吳也彼雖號難治然未嘗不敬服海公而畏避龎公也二公雖去東吳之俗亦變又安在東吳士大夫之難治也今以始從我東粵者宜以政正身以禮先人興廢必詢衆心低昂必持平法他日血食斯土循良有書士大夫必不負汝有司也更無以疑忌禁制爲不可治之言前士大夫雖於一二有司有所言余無成心也如陳郡丞鴻漸署新會閣余文書不行徐察

平平說去初無新奇可喜之論能令人忽醒忽躍從前種種知

其意在便民也雅信之馮令渠治番禺每與論議常左然知其志在古人也甚重之此二事皆汝守令所見余豈以士大夫有言爲芥蔕不察其後者哉各安乃心度乃職無貪無殘無昏無縱以清漲海紓朝廷南顧之憂此諭

○爲守令喩東粵士大夫子弟文

東粵山海緜奧不可測所爲寶藏興焉貨財殖焉然近寶而反貧多藏厚亾天之道也惟粵中人材爲天地精實萬有益于世而無一費於其鄉古遠無論陳

昨日死從後種種如今日生真好文章也文章好處在于圈點而大好又在無可圈點處讀者于此思之

湛二先生之正學，梁方霍三公之偉業，丘海二公之博文危節，至于今粵之後學末官，未嘗不稱之，與古聖賢豪傑爭銖兩，何問今世哉。而本院下車問俗問學，乃稍有異，有云諸生得與有司過手通錢，舉人輒遮有司車言事，麾之不去。余喟然嘆曰，嶺表多奇士，何士氣一至於此。士大夫先達無能爲先耶。既而親士大夫訪故實時務，無不悃欵周至。大率以正對者十之八，以愛惡請者二事焉。其一言故徐聞令陸之貪，其實廉而使酒不治事耳。其二言巳降獞賊李茂

轉

轉

之可用不可殺、夫茂于嘉隆之際、殺掠焚燒海上、十餘年矣、不克征而受降、令居城中、其衆日蔓、他日有風塵之儆、恐瓊州非國家有也、余是以達一二士大夫之教、必禽之、其餘士大夫之教、皆是也、然則嶺海士風之敝、徒其下舉人諸生未有命教者耳、其士大夫脩名行、不隊先達之風者固多、余是以論吏舉事、未嘗不就士大夫也、而傾者一二郡縣、有所疑云、其鄉先生、不能于其守若令、因列其里居所爲、至云包舉蛋戶、不如式船爲盜、或出池盜珠、或受盜珠、發覺

反爲地者此自影響言之余不忍謂士大夫有此三
如云祖渡船有爭業葑田有爭領稅領塩有爭則士
大夫眞有至本院言之者其他舉債鎖人于柱笞沒
之或倒署年月日爭買便田宅空其價處不書買得
多自塡之以絕其贖或與價十二三或以貨相折或
竟爲奸人報怨受其所獻產不明者遍告人買之展
轉取受竟决賣之少與獻者錢以來後奸或大奴又
市買物不售輒取物頓置道上破敗之詬罵而去以
此持小貨不敢過士大夫之門郡縣言往往如是一

何市井鄙細人之甚也然此必非（轉）士大夫所爲亦其家子弟貧薄失教無行義一至此耳雖然子弟（轉）亦不可以無教也禮于父母幾諫得罪于鄉黨州閭寧熟諫三則涕泣而隨之況于子弟父兄乃得而義方之者乎夫士大夫子弟猶吾子弟也余不明于義方亦有一得之勸可乎夫士大夫子弟固有舉于鄉者矣賓興之詩曰示民不佻君子是則是傚言爲鄉所舉者爲王嘉賓民之望也如復輕佻暴亂即與細民何異甚則有細民自愛所不爲者以此稱嘉賓不已羞

乎于是鄉中細民得而輕之矣況在有司復安所見重而相賓禮乎蓋知汝鄉行如此智量福業可知他日受官或值此有司同事詎復以可人相待乎試觀士大夫享長福者其心必有以愛人其行必有以重于世亦有褊心薄行而獵通顯者然其名必壞其後亦多不全寧爲彼不爲此也陳江門海忠介亦何必成進士乎其號爲秀才者于編民中才且秀也如巳不才于父母之邦其亦不秀甚矣夫以巾帶之士加以名家如肯折節好義其名易出于平人而乃于鄉

閭中無所比數如此深爲惜之至于士大夫子弟有同爲白民而侮奪鄉閭者不勝則忿曰必欲假一巾帶而後可嗟夫再世之後編氓一也汝今日無奈人何人他日亦無奈汝何矣然則勢力不行正爲佳事不足忿也孔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以近事相譬如忠孝慈讓皆所謂德也宗黨善之州閭幸之天下後世聞者莫不歎慕之可謂至榮此君子所懷即君子之土也小人務廣田宅而已田宅亦土也然君子以德爲土萬世居之小人以土

爲士沒世而復陵替于他人故懷土不如懷德之亶也刑者如今日陳說律令以儆聳爾等是也當以此爲懷見幾而遠罪若我等官司聽汝說事害人名雖爲惠實汝毒也小人無知喜順而惡逆故懷惠而忘刑已而涉于刑或免冠乞哀或褫服受係舉人秀才（痛切言之）賢公子不爲而爲堦前獄內之人哉王杯盛溲此之謂也雖（轉）然豈能無觖于士大夫乎父兄子弟之師也士大夫爭渡爭蔚其子弟有不爭者乎士大夫領稅領鹽其子弟有不領者乎士大夫害鄉閭不德其子

弟必不懷德矣士大夫僭官府行刑其子弟必不懷刑矣乞人臧婦苟愛其子未有教其子爲暴者也以一二士大夫所爲令子弟效之敗名滅種此何異憂子弟之饑而食之以毒藥乎予曰吾未見過而內自訟者即士大夫有一二過舉者懪然謂其子弟曰吾今日以往多非人所爲汝等良子弟慎毋效之惟孝友慈讓是爲争渡船不如漁者之讓坻也争葑田不如畊者之讓畔也領稅領鹽不如領詩書仁義之爲富也使鄉里稱爲小人不如使鄉里稱爲君子使他

自難自解
俱是性情
不是文字

日稱爲惡種不如使他日稱爲善門如此雖陳湛梁方諸公之訓子亦何以遠過于斯乎詩不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本院之言神之所聽也此諭

篇中無數轉折
如龍峽不可尋

○續棲賢蓮社求友文

歲之與我甲寅者再矣吾猶在此爲情作使劬於使劇爲情轉易信於痎瘧時自悲憫而力不能去嗟夫想明斯聰情幽斯鈍情多想少流入非類吾行於世其於情也不爲不多矣其於想也則不可謂少矣隨

順而入將何及乎應須絕想人間澄情覺路非西方蓮社莫吾與歸矣昔遠公之契劉遺民等十八賢爲上首而康樂高才求與不許淵明嗜酒而更邀上名跡既遷勝事遂遠至趙宋省常昭慶之社虛有向王二相國名隱跡不著亦足致慨於出世之難矣吾弱冠徘徊墜簪池上因而自念異日投簪庶其在此四紀而餘因循未果邇欲奮飛開蓮續社而故林馳傳頗碍棲遲諸所高深去人大遠津梁一處兦惟厥中則有唐少室山人李公所隱棲賢故基谷林石淙雷

動車震橋名三峽循涯眺聽空寒應心五老雙流傾其左側龍淵鹿洞蹊其近間眞不盡之璺墟而無爲之盡垝也中有平疇煖曲茶笋斯儲谷口江乘延接非遠與言葺築無負初懷冬春間復聞九江分司錢塘葛公加意道業亟進依之冀成斯事比度章門葛公幅巾歸越而棲賢老釋樂愚寔來樂愚故有淨行可語者旋告之故樂愚曰亦其時也高天銷於熾炭大地沉於積流況此聚沫之軀懸輿之晷乎雖然非有同心安能久處曷若遂蹤林遠大啓宗雷庶使鸞

文在晉魏
術上

鶴相依蘭菊無絕耳吾愧其言自惟素尚淺於淵明雖心廣於康樂而敢擅嗣盟以滓前哲已而靜思有足述者晉宋之間世道奇側遠公夷迹詣交實深玄慮我明一家恢然道廣才度之士朝盤交容慕類以（四字妙肖褒訖）悲感慨而集要亦語嘿之通懷遄來之大致矣且吾有二友湯嘉賓久慨歎於棲賢岳潛初近勤施於昭慶兹之續斯盟也成斯役也二公首其許我乎嗟夫匡蠡之名迹鉅矣宇宙之名流盛矣遺民逼隱必有周劉散騎舍人未乏詮炳費神明於匯刻委日用於

無常情有所必窮想有所必至苟懷千秋之寄者皆將有感於斯言耳

語多幽抑簡貴是悽逆者流

三若堂文集卷之五　終

隨地立教一端

玉茗堂文集卷之六 說 解 論 表 頌 贊 哀辭

臨川義仍湯顯祖著

甄胄天羽沈際飛選

〇貴生書院說

天地之性人爲貴、人反自賤者何也、孟子恐人止以形色自視其身、迺言此形色卽是天性、所宜寶而奉之、知此則思生生者誰、仁孝之人、事天如親、事親如天、故曰、事死如生、孝之至也、治天下如郊與禘、孝之達也、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

如此說亦足以補傳注之所未備

寳此位有位者能爲天地大生廣生故觀卦有位者觀我生則天下之生皆屬於我無位者止於觀其生天下之生雖屬於人亦不忘觀也故大人之學起於知生知生則知自貴又知天下之生皆當貴重也然則天地之性大矣吾何敢以物限之天下之生久矣吾安忍以身壞之書曰無起穢以自臭言自己心行（一本刪此四句亦得）本香爲惡則是自臭也又曰恐人倚乃身言破壞世法之人能引百姓之身邪僻不正也凡此皆由不知吾生與天下之生可貴故仁孝之心盡矣雖有其生

其別解處那是正解

正與亡等況於其位有何實乎「吾前時昧於生理狎侮甚多受命以來」偶讀至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後覺知乃嘆曰謂之天民當如是矣始知君子學道則愛人故每過東粵郡縣其長吏及諸生中有可語者未嘗不進此言而徐聞長熊公愛人者也此邑士氣民風亦自惇雅可愛新會以南為第一縣且徘徊于余不忍余去也故書貴生說以謝之

明復說

天命之成為性繼之者善也顯諸仁藏諸用於用處

含藏於仁中顯露仁如果仁顯諸仁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生生之謂易也不生不易天地神氣日夜無隙吾與有生俱在浩然之內先天後天流露已極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費者浩費隱者深隱也血氣心知乘之有不盡之用浩然初氣胸合為難吾人集義勿害生是率性而已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引人知性也性之感通極變自成文理耳目等用是也心不在焉視而不見非禮勿視等所以在其心也顏子常在其心至如有所立卓爾故欲罷不能學已見性所謂

後須臾離之而不可得然從之末由有由則涉忘助之趣非率性覩聞之內非知止靜定之中故顏之卓卽知止知性何以明之如天性露於父子何以必爲孝慈愚夫愚婦亦皆有此止特其限於率之而不知知皆擴而充之爲盡心爲浩然之氣矣文王緝熈光明故知其中有物而敬之此知之外更無所知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也大學致知在格物卽其中有物之物帝則是也君子知之故能定靜素其位而行解入自然素之道隱而行始怪闇而不通非復浩然故物矣故

養氣先於（直捷）知性至聖神而明之洗心而藏應心而出隱然其資之深爲大德敦化費然其用之浩爲小德川流皆起於知天地之化育知天則知性而立大本知性則盡心而極經綸此惟達天德者知之鬼神誠之不可揜故微之顯達天德者明之不可昧故知微之顯孔子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故乾知以忠信立其誠知至至之可與幾知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集義也知存亡進退不失其正與神龍俱發揮大業浩然六虛遏此以往

又未之或知也故大人之學在於知止止者天命之性而道義之門乎舜知道心惟微惟精惟一故能安汝止吾儒日用性中而不知者何也自誠明謂之性赤子之知是也自明誠謂之教致曲是也隱曲之處可欲者存焉致曲者致知也知極於曲則端倪光景時若有見知立卓爾之際也此謂之形著明至此始有龍德可動可變可化故孔子之學至於知天命而始活今欲希孔先希顏乎其功自復禮始復者乾知之始也

示平昌諸生書昨某使者至輒稱其秀才某秀才諸生時有不懌夜思之秀才二字稱之者與當之者俱未易也因爲說

○秀才說

秀才之才何以秀也秀者靈之所爲故天生人至靈也孟子曰以爲未嘗有才者豈人之性也哉不能盡其才者也故性之才爲才也盡其才則日新心含靈粹而英華外粲行則有度言則有音易所謂黃中以通其理是也才而爲秀世實需才正需於此或曰諸生不甚言性正以言性之人亦未能盡其才夫大聖非五十學易知天命鮮能無大過惟其言之信者識之其行之信者從之其言行之疑者置之而已或曰

至今日聲氣中人鍼砭

日者士以道性爲虛以食色之性爲實以豪傑爲有以聖人爲無嗟夫吾生四十餘矣十三歲時從明德羅先生遊血氣未定讀非聖之書所遊四方輒交其氣義之士蹈厲靡衍幾失其性中途復見明德先生嘆而問曰予與天下士日泮渙悲詠意何爲者究竟於性命何如何時可了夜思此言不能安枕久之有省知生之爲性是也非食色性也之生豪傑之士是也非迂視聖賢之豪如世所豪其豪不才如世所才其才不秀傳不云乎三折肱可以醫國吾爲諸君愼

毒罵妙絶

陰符傳注序說所得見者二十餘家朱子章句簡易可觀要不過出自諸家叢論臨川別有洗發于神仙抱一之道思過半矣

之、

陰符經解

天道陰陽五行施行於天有相變相勝之氣自然而相於生生而相於殺生爲恩殺爲害害爲賊五賊在人九竅中日日有損愚人目光外惑不能觀見若能觀而見之則當數倍用師禽執此賊雖使五賊施行於天吾以攝之於心運之於掌所以觀而執之天機也天機者天性也天性者人心也心爲機本機在於

○就○天○文○標出樣○子何○等

發天機發在斗斗者天之目也受天機幹天行陰爲

機者陰陽爲機機者生地機發在雷則龍蛇氣流龍蛇者地之氣也天地殺機即其生機天地交合宇宙不散人在其中因能見此五賊發而制之靜則潛於恩門動則轉於害機精氣遞來起於命蒂推反陰陽交割天地所謂宇宙在手萬化在身可以定基可以定人天機定也夫內使天機者外事不可入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伏藏爲機伏藏爲巧盜洩吾機常在九竅伏藏爲眞流露爲邪能知三要則可動靜三要者三盜也三盜者五賊也木中有火火出則木尅國中有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二句一本鈇今作實辯

奸身中有邪知而煉之火爲我用賊爲我禽謂之聖人聖人何知知天之道生以殺之天道自然也故天地以五賊盜萬物萬物以五賊盜人人以五賊盜萬物一氣混成三才互呑以成宇宙以生萬物所謂三要也三要相盜出入九竅人大形能食味神能食氣也食失時靈物受病故食天地萬物以時則養不屈人心機也動天地萬物以機則動不危故曰知三要者可以動靜似乎不神而有所以神何也所謂食之時不出日月之時動之機不離萬物小大之機日月

在於數中小大定於象中律而倪之歷而步之非有
神奇也然而食之理骸動之他安聖由此功神由此
明則不神而神聖人以此盜天地萬物而不爲天地
萬物盜矣謂之盜機也人莫能見見之者昌人莫能
知知而修之謂之聖人君子竊其微妙以資性小人
竊弄其機以輕命君子何以固窮流露其身則身非
固器矣故聾者精絶於耳則合於神視之不可勝用
也瞽者神絶於目則藏於精聽之不可勝用也九竅
之巧第絶其一原視聽功力已自十倍矧倒握天機

三反晝夜動靜其中二十六時能食其時能動其機禽賊之師固當萬倍矣此中生死全係於心心以物生則神不居妙心於物死則精可合明生死機關全在目精也夫目在九竅中最爲巧利盜之所影邪之（生死從此照應）所禪絶利藏巧宜自目先反精自照五賊可見因而制之聖功此根神明此運也若不轉自機關必在情中生死是故天性之人迅風烈雷大緊殺機以開生氣百骸萬化鼓動欣然所謂害氣生恩美哉樂哉樂則似其性中有餘巧絶物死至靜也譁則似其性靡

夫至靜之性乃天性也天道害而生恩公而成私故迅風烈雷者天氣之機也五賊無時禽之在氣機若目者人之星宿也持轉易之關故曰機在目氣者人之龍蛇也存伏藏之用故曰制在氣明於二在者可以三反可以反覆天地矣五賊成禽此眞宇宙在手矣故夫生死相根恩害一門生者死之死者生之恩者害之害者恩之乃爲反覆天地聖功也人知神之爲神故以天文星宿地理蛇龍之類爲聖我知不神之所以神故以時文物理爲哲日月有數時之文也

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虞人以奇其聖我以不奇其聖沈水入火自取滅亡大句疑是古注正解篇終二句今作經文
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十四字一本缺今作貫解

小大有定物之理也食其時動其機知之哲也是故藏巧絶利不可以愚虞目機氣制不可以奇期有愚與奇不名自然道不自然有害無恩沈水入火非愚則奇也夫水火五賊之交也制之不以自然小人得之輕命矣夫禽制之法豈有奇哉自然則靜不自然則動動則死靜則生自然而靜者浸也浸而生者推也浸以推浸以移因浸以勝陰陽之制自然也知之者聖人因而制在氣靜相生也浸相勝也不使其心不作其機密而用之潛而遷之至靜之行非有律一

結局一氣貫串經文大意了然如明河之在天

也靜中者動奇器生焉奇者獨露之機器者運功之象是生八卦甲子循環律曆陰陽之用皆二十六矣日月有數小大有定五賊生尅其中三反上下其際其盜機也甚伏藏也甚日以勝相生以生相勝不禽而禽無制而制萬象之先自然之內也昭昭乎其以時物文理哲乎故曰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天之道自然天之行浸故不知浸以自然則不能行八卦甲子不能行八卦甲子則不知三反晝夜不知三反晝夜則不能天地反覆然則雖見五賊不得禽之為

用不爲用則奸生而禍克矣夫惟聖人昭昭乎見而
制之故有昌無亡

天下之政出於一論　會壘

天下有政本人主誠有以重之然後政從於其本而
不分夫天下者人主之器也政所以制器而胥之於
安且永也然而二之則天下不可以暫安人主甚貴
矣抱貞一之資乘繹闡之運頓彴霍之網集靈聖之
紀持天下政誰二之哉然而二之者不存乎所敬嚴
常存乎優愛從暱奪明試盻攘鉅故相之權不可不

渾渾穆穆
誰能辨此

重也是政本也然所貴以巳爲天下者身持其重而不分重相則疑乎一於相蓋非畀其權而已耳夫亦重其人重之而有以自重相與究其大職敦其寄意以觀詳要而定幾揆確然誠粲然粹天下雖有奇變總方畧壹統類而驅騁焉所出常一而不分此明主所以善利器而厝永安之本也詳哉朱子之言矣主職論相相職正君君相得職體統正朝廷尊而後天下之政出於一無多門嘻天下之政亦多矣蓋自乾坤而后屯蒙師訟以終乎未濟旋相生息以煩其彙

上觀千歲
下視千歲

而雜其德故玄遂之皇不能釋金布之用希徵之帝不能銷玉石之兵況其巨者碎者一專以蝡蛸胥昧運而推之則已非自然而忘之世故天下之政常易而多端多端必多出則分之厥臣葢項以前號因其德官因其祥項以後號因其土官因其事官不一事事不一官五期三名已爲繫畧矣又且立易威而制臣吏周官稱惟百惟倍百政出百倍政出倍千舉萬變固凌誶而縈紜所謂誰能一之者也時也人主亦有以明政本耳不明其本則不明已之職而其重輕

歸重守文
天識大體

以其所輕之重重天下雖神智不能天下之政必有遷矣一遷之中何所不去及此時疾而收之甚難則何以本政也非吾之相邪何以重政本則又寧有不辨乎相而辨其他歟開承啓辟之主或起百里之內出十夫之中蚤詳天下之政而熟諳天下之材其善命相而親裁擇至精焉維時政體威明無敢蜆珥其側者無論也獨守器持文之主生長沉邃之居偃仰乎奚寺之寵一旦而縣衡天下非及瞻察而故撫絜者也而天下通達之屬有知之倫紛靡搏揖沓然觀

聽其政焉於是有紀綱之政有法令之政有治軍之
政有賦民之政紀綱者百官之大儀憲也法令教制
刑辟也軍賦所以徵煩衆庶者也世主常不能蚤嘗
其變而生知之其數則必厭而推之以爲難夫天下
之政本難也而主上又推之左右之臣必有接而受
之者所以政常出於多而不可一是故三五之君其
臣不及然無不重相者何也一天下之政也肘上之
心常不一於政矣極物而養傳官而使離幾欲綦舉
臺觀欲甚除音舞欲囂昌那婬芷罼欲烈喜惡[illegible]

慮而給言欲諛而動欲機此忠正大臣所不能一日聽其上而優侏御幸甘口柔心以乘其醉而昏之者也非獨其利主之昏利其政也夫當途之臣明計之士孰不願開忠發智爲其主平一日之政哉而左右暬御嘗得以困大臣而拆其合者則非忠公强哲之相必委屈選愞能覵望者也多欲之君不便於嚴重之臣其相人也常取其媚已可狎者不就其正已可畏者而其相亦復習其便辟無纖介忠利之心而有强疾不仁之材以沉於權利而不復維於大義以爲

我重臣也天下之政之本奈何與嬖臣賤隸同弱其君而分之政乎則不過媮時補令以爲功外嚴內險以爲制橋語蜚文以爲搆兼官自爵以爲威而常沁沁焉恐左右之有言一旦主覺悟而奪之也其勢不得不分政以媢君之左右而左右者又盡騷除井匽之徒非有小雅巷伯鄭衆良賀之流可語以天下之政雖不能治亦不能亂者也此非獨其相之不職亦其君不能論相而重之以收天下之政耳於是介偪之關並塞之境大抵皆亂而主不知失政本之過也

故曰政本者相也。謹論相則政本不輕。政本不輕而天下之政。不出於多門者。誠兩得其職也。明決之主、葢有意乎一天下之政矣。以勤一之、其勤悴。以智一之、其智苪。以威一之、其威泄。誠不如克己復禮、乎中弭智、而論一相。明指以定政之所歸。不取相於辟、而取相於正、不愛其可畜者而敬其畏者。而爲之相者亦當有以象上之指、而愨已之祿、以奉公履正、弼主安民、楊鑠懿而精調亮、非以倖柄、重賴其機利釆色而已也。夫主有畏相、欲日亡而志日淸、則可以觀昭

曠之原、運鈞陶之上、而賢輔相又知上所重、亦有以自重、而專其職於正心執事、遵制揚功、六卿百執事之吏、揃而幸治、惟君若相之德心是繼、而不敢以一正行其私、由是相等以列則品儀樹相考以行則操趣覲相紀以職則功分明相結以期則繩約定相貫以情則神慮均蓋藏否賞罰宮省內外一聽於衰職、而清和咸理大小周官之治可以從容而致之紀綱何患乎不明治軍何患乎不武賦民何患乎不清彼左右者方爲宮伯宮正之屬謹身事上猶恐不稱何

敢外黜樞機之務。效漢唐之亂乎。故曰天下有政本者相之謂也。雖然人主苟有志一天下政者。必期乎賢輔相矣。然所重者常未必賢。賢而未必終者何也。則其未有以定志於始也。帝王之業貴定其志。定志而後天下之動貞夫一。自知極於明。從正極於篤。能與其重相。相終始於政本之地。而晚計不搖。漢之宣唐之憲。其初非不重賢相。啚事精核。斷制以收下之權。而其末也。竟以棊左右之禍。不終其美業。嗟夫此伊尹告君卷卷於自周有終之說也。政之所出。豈有

定形哉。

長江順流却波濤萬頃轉眼卽變不可方物是天下大文字不可多數

附釋

繹闡班固典引紹天闡繹項顓項氏號因其德如天下伏而化之號伏羲也教民農作號神農得其中和萬世常存號皇帝之類官因其祥如龍馬負圖卽以龍紀官有火瑞卽以火紀官鳳凰適至卽以鳥紀官之類五期三名顓項氏命飛龍氏作五基六英之樂三名者鷄始號天日作時地日作昌人日作號蜺珥前漢天文志抱珥虹蜺○珥者卽耳環也凡氣在日旁如半環之狀乃向日以爲抱者名日蜺珥橋語蜚文橋語高潤之語蜚文蜚英之文小雅巷伯詩篇名鄭衆良賀供宫名宮伯周禮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宮正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漢唐之亂兩漢政出外戚至桓靈時宦官曹節侯覽一時賢士大夫俱遭黨錮之禍漢業遂亡唐自穆宗被宦官劉克明等弑于室內擅立文宗仇士良等立武宗劉行深韓文約等立僖宗楊復恭等立昭宗當時人君廢立俱出權宦而唐祚以亡自周有終書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周忠信也夏之先王以忠信有終故其輔相者亦能有終

○○擬

大駕北征次玄石坡擒胡山清流泉勒銘凱還羣臣

賀表　永樂八年○會墨

氣象儼然

伏以

聖武回天鼎畢正天衢之位○○○○○○○

神功燭

地山河開地絡之文萬國翔懽三靈護慶望　鑾和之至止鏘　象闕之朝儀　臣等欣忭欣忭稽首頓首

述古有典有則不事纖麗

竊惟六服罔不承德賴明王之四征五材誰能去兵助聖人之一怒故北威獯粥黃帝登空峒之墟南問苗民伯禹過洞庭之野商宗三年克醜爰歌撻彼之章周宣六月興師僅勒蒐于之鼓慨自三川野祭遂乃陸渾塵飛徘徊畢耳之溪誰當束馬偃蹇索頭之祚竟接和龍白鴈啣書不畏漢家天子盧龍鄉道粗誇魏闕名王數憑陵於李唐遂披狂於趙宋山前山

頌聖心口　百異

後俱成服匿之鄉河北河南並晦撑梨之日遘
大明之執象當　聖祖之飛龍復帝王自有之中
原重開　日月受河嶽光華之王氣力正　乾
坤屬邠郿之鼎方圖而　軒轅之臺已閟邊境猶
窺廟算頻紆雖安五馬之南未照六龍之北茲盖伏
遇
皇帝陛下
暉河闡繹　雲朔苞祥武欲承文堯當繼摯　洗濤
江海飛騰出日之邊　沃蕩幽燕殷震無雷之外謂

字字飛舞
句句精神

暫勞可以永逸而一舉遂成萬全乃召六師親廵萬里　明堂氣色吹玉律於前和　華蓋星文寫金雲於後勁遂乃　仁者無敵固亦　王師有征虎豹山前不見躖林之幕鴛鴦海上俱開細柳之營宛馬南歸咲星躔之受孛胡馳北遁畢月暈之圍参玄石神泉清流顯岳度擒胡之白石記折首之洪名帝詔無窮　王功有勒臨洮築塞徒標鄒嶧之封瀚海騰波謾刻温禺之石煬帝空歌接踵巳失討於江南太宗浪道除克旋折威於遼左豈如　聖作

永塞　皇猷、臣等白簡曾窺、每吒白登之役、青蒲
乍接、無裨青海之勞、慶鸞鳥投降、覲止下綏之穀、喜
麒麟繪象、光分執鞠之名、詩采白狼曲、參朱鷺、伏願
保大定功、修文偃武、握金衡而主化、億兆民老
老幼幼、長罷望於狼胥、酌北斗以調春、千萬世
子子孫孫、永膺圖於龍敘、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賀以　聞

典墳經史、羅貫胸中、任口吐出、莫非珠璣、表表家宗匠

附釋

鼎畢正天街之位元命苞鼎畢間爲天街散爲冀州分爲趙國其下有祠名安天王○鼎者西方白虎之宿也太白入大鼎金虎相薄主有兵亂畢爲天綱綱主綱羅無道之君故武王伐紂上祭于畢求天助也天中央日天街山河開地絡之文西京賦振天維衍地絡三靈班固典引荅三靈之蕃趾○謂天地人也鸞和和在軾鸞在衡韓詩云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說苑云和金口木舌鸞金口金舌皆鈴也六服書六服羣辟○侯甸男采衛并畿內爲六服四征書四征弗庭五材周禮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金木水火土也兵金屬北威獯鬻昔者皇帝東至于海西至崆峒南至于江北逐獯鬻合符于釜山南問苗民吳起曰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禹滅之商宗三年克醜醜即鬼方也鬼方無道高宗伐而三祀克之撻彼之

章詩之殷武之首章曰撻彼殷武奮伐荊楚○以自盤庚沒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撻然用武以伐其國

周宣六月興師周厲王出奔于彘玁狁內侵逼近京邑至宣王即位命尹吉甫將兵征之詩人作六月詩以美之

三川野祭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後秦晉果遷陸渾之戎于伊川○三川河伊洛也

陸渾塵飛陸渾山名今爲洛陽縣屬

徘徊畀耳之溪齊桓公北伐孤竹國將至畀耳溪有水徘徊不能渡見一人長尺許具冠右袪衣走馬前導管仲曰此登山之神也走馬前導者示前有水也右袪衣者示右方涉也及至溪從左方涉其深溺冠右方涉其深至膝桓公拜曰仲父之聖至此

白鴈卿書漢使求蘇武等使者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繫帛書單于驚曰武等寔在

盧龍鄉道唐盧龍鎮即今直隸永平府時三鎮桀驁抗天

子盧龍居其一焉其鎮始于李懐仙歷至朱希彩朱泚朱滔劉平至平之子劉濟濟之子劉總而後始歸朝廷故云盧龍鄉道

數憑陵於李唐四夷爲患自古有之漢遭匈奴晉値五胡唐困突厥宋辱金遼其厄一也

服匿鄉蘇武傳于勤王賜武服匿窮盧○服匿如罌用受酒賂其蹤跡藏匿人也又齊陸澄素博覽齊竟陵王得古器一枚小口方腹底平方容六七升問澄澄曰此名伏匿昔時單于以與蘇武王視器底有字果如澄言

撑犁日單于姓攣鞮氏其酋稱之曰撑犁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爲撑犁

郟鄏鼎成王定鼎于郟鄏卜曰傳世三十歷年七日

軒轅臺君山相傳黄帝鑄于荊山下鼎成騎龍去號軒轅臺

五馬之南晉元帝遭胡人劉聰之變與諸王五人渡江而南時童謡云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後元帝郎出果驗○五馬者晉本司馬氏

六龍之北晉卞壺兄弟並登宰世稱卞氏六龍又晉

羨兄弟六人並知名于世號曰六龍彈河闌絳彈河銀河也闌開也絳紅色也雲朔
苞祥顏延之賦眷西顧而驤首望朔雲而碟足○謂朔方雲中二郡六師六師郎六軍五
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師次玉律於前和律曆
志殿中候氣用玉律惟二至乃候寫金雲於後勁金雲疑郎金箋書誥命以貽後
昆之義鴛鴦海上今北直隸雲州堡近居庸關有鴛鴦泊周八十餘里其水停積不流
自遼金以來爲飛放之所細柳營漢文帝時匈奴入寇以周亞夫爲將軍屯軍細柳以備胡
宛馬南歸武帝時漢使還自西域言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與漢乃拜李廣利爲貳師
將軍伐宛破之獲良馬以歸星躔受孛孛星彗屬偏指曰彗芒氣四出曰孛月暈
圍參史記平城之圍月暈參畢七重是歲高祖自將兵至平城爲冒頓所圍七日乃解臨

洮築塞秦始皇三十三年蒙恬于西北斥逐匈奴單于不勝秦北徙盡收河南地並河以東屬之陰山因河爲塞築長城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

鄒嶧封秦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頌功業上泰山陽至巔立石頌德從陰道下禪于梁父

瀚海騰波瀚海北海也騰波謂倭寇

番禺石漢武帝攻南越唐蒙請發夜郎兵浮船牂牁江道番禺城下以出越人不意巴蜀民大驚請降遂通西南夷蒙紀功刻石于此○番禺卽今廣東

煬帝空歌接踵陳後主隋煬帝荒淫一轍亡國亦同

太宗浪道除寃唐太宗車駕至定州拔遼東并高麗大敗又遣李勣攻安市城不下帝曰遼東早寒草枯水凍士馬難久留且糧食將盡詔班師旣而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朕有是行也

白簡曾窺漢晉時御史大夫用白簡畧書其事以奏

青蒲乍接漢元帝寢疾欲易太子史丹視疾禁

中候上閒直入臥內伏青蒲上涕泣諫上大感動太子卒不易**青海**謂太子**麒麟繪象**漢宣帝時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勞乃圖畫功臣于麒麟閣**執靮**禮記執羈靮○羈以絡馬靮以控馬**詩采白狼**出樂府**曲參朱鷺**古今樂錄漢鼓吹鐃歌有十八曲其一曰朱鷺○孔穎達曰楚威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而來舞舊鼓吹朱鷺曲是也**狠胥**漢武帝遣霍去病擊匈奴出塞二千餘里封狼居胥山禪于姑衍登臨瀚海**北斗調春**淮南子斗柄東而天下知爲春**蹛林之幕**秋高馬肥將入寇則大會蹛林課校人畜之數出匈奴傳○蹛林匈奴秋社會祭處也蹛者繞林下而祭也

戴大宗師孝感頌 有序

恭惟吾師戴公抱扶輿之閟。秀斯人之類。風體沖

明德心醴進逌紆毘濟之道綜法物之教有事在三其儀如一所以啓揖風華之裔光飾文響之士者術宏廣矣首德惟孝夫孝德以爲道本爰以教六行始也吾師躬親服勤青衿受其模楽精意炳鬱玄壤摽其采瑞厥有年目哉先是歲戊辰春吾封君太師殂落吾師哀哭絕人固已焦脣乾肝田胷嘔血矣緜屬之際自傷念曰先人之體尚未有處吾弱如以死殉匔無異兄弟身復未有子是終不得善地受吾先人骨矣稍枝稍粥七月始能行

事奇可傳

視丘原之吉或人已穴或比人居止不便人者吾師不卜曰吾不能妨人之吉以吾吉也忽天賜善地得大峯之麓時諸曁令梁君同往視吉已乃剸竹一莖其處是月不雨至八月往視前所立竹忽然生筍三枝枝尺有咫歲庚午冬遂葬辛未歲九月縣官起復勸駕吾師抗辭不獲哭戀墓側忽見墓領生草一叢就視草中乃有禾三穗穗各一種種各實一縣人三老子弟俱往驗視嘆曰戴氏冢前既生三瑞筍今又生三嘉禾孝感殊異宜上厥

事、吾師謙執不許、葢葬後一年而有子瑞、戊寅又生一子、天符地脉、昭然在茲、庚辰夏門人顯祖作頌、頌曰、

滂滂方輿、炯炯圓覆、搆道胚渾、流精皎燭、父母罔極、如亭如毒、始服無方、終營永卜、孝子貞之、息原自築、天地嘉之、禎符是速、乃有孝筍、生于箣竹、乃有孝草、生其旅穀、籜既明采、種各圓實、神抽其頴、天賜其秩、至行玄感。圖經所陟。蔡木連里。夏樹華鬱。新林旅松。石陽寒橘。茸棠麻拱。鎮南禾麥。吾師匹止、昭哉殊迹、

二衜承之、永言孝澤、門人作頌、以告維則、

亦有筆力

○滎河公頌 有序

滎河公者、蜀玄玅有道人也、本天上之張、星臣人閒之井絡、百行歸其檢柙、萬卷屬其流涉、忽而神忌其燭、用晦厥明、公乃投業而嘆曰、夫子野徵言晉人名其君子、丘明紬史、漢代標其素臣、彼皆不貴而尊、或損而益、吾不逮飛芳域內、不當振足塵外乎、遂結茨嘉陵江上、誦乃祖思玄賦滎河之句、

欣然賞晤自號滎河居士令子侍御一鯤君時振于鄉也厥有五兵侍郎曾公甫起籍於彭澤業鳴弦於畐順寔其舉主見爲通家乃推倒峽之才創寫滎河之意繼有作者旋復終焉嗟夫里祉藏雲薇垣隕宿侍御君悵風木而流恨索雲藻以攄幽一時人事俱操彤管之奇爭慰白華之想歔如僕者無涯泿士有憶情生詠草恧其俱昌班荊語面莫逆佚誰在矣有子幸哉欽其素業淸隱作滎河頌一篇

亭莊麗則
鏗鏘清英

莘顯君子玄識先生沉輝葆樸湶迹遺榮當無鑿牖
選僻攢楹嘉陵是直岷江此横銅梁寫照玉壘流瑛
纖羅晝漾蒨縠朝縈釃旋矯潤虹拖飲晴縈流絳屬
澄漪練平廻廻漢釆喬喬雲英陽崖曲抱翠瀲遙迎
羊腸緬邈鵲尾經營櫳匝西蜀委曳南荆泉綃遶室
雪錦環城玲瓏溯沚綽約連瀛含潛麗窕樂泌倫貞
湧淪無詫冲溢寧評文藻可結瓠瓜不傾侯嗣忠孝
漁歌濁清隱同邁軸貴異塵纓璇源自折珠崎恒盈
縈河載頌絡井流聲

罷賢贊

○○歐陽德明贊有傳

崇仁人、名徹、年少美鬚髯、善慷慨、靖康初應詔言五十餘事、爲三巨軸、郡選力士肩行、會虜大入、徹曰、我能口代金强於百萬師、請質子女於朝、身使穹廬、人笑其狂、止之不可、乃走行在所、伏闕呼曰李綱所謂大臣不可罷、黃潛善汪伯彥兩人不可用、陛下亦宜親總六師迎還　二帝、忠爲人臣子弟之義、上怒、潛善等譖殺之、年三十三、後上悟、下

詔哀悼曰徹乎忠臣也由朕不德使不幸不爲良臣雖不幸猶爲忠臣天下後世顧獨爲朕何此朕所以八年于茲一食三歎不能自禁也命官其弟子壻賜田十頃卜宅兆招魂葬衣冠焉徹所著飄然集若干卷

哀哉德明爲善近刑肉食端居布衣靡寧魂游故土人歌百身彼忘生父猶褒死臣

郭若虛葛賡鄧雱傳安羅士明趙均保徐宗儒等贊有序

諸君、百姓耳、能衛父母之邦、弟未攷其時守者誰、也、

丈夫欲壯、男兒貴奇、苦矣諸君、維桑是維、民散日久、衆正風移、人不可遠、瀕危始知、

○李天勇贊 有傳

臨川人、從謝枋得學、為人尚忠義、宋季元將攻饒州、枋得檄兵援之、天勇集義士應援、大戰樂湖坪、兵敗、與張忠孝死之、

大宋忠臣、江南謝君、有朋自遠、同戈赴援、昏風昔翳、

是母是女

素韵彌鮮明知不反庻見中原

○萬氏女贊 有序

樂安曾氏婦生三女長者尚未之人纫才笄耳至正壬辰之亂聞寇且逼三女登堂請於母曰事已至此不敢負母教願自裁母笑曰我乃後之矣乃作酒共食変拜爲壽已則相爲結束並縊于舍北松樹下人呼母子松歌咏之孔子曰民之遠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未見蹈仁死者萬氏女豈不蹈之哉

一語斬然

曾家庶美不辰是逢登堂告母同淸厥躬稱觴慶許
拜别從容人歌人舞瑟瑟青松

○董官貞贊 有傳

樂安王泰昌之婦六七歲時其姑再醮而歸官貞
即不出見見則掩面姑問之答曰安有婦人再共
人卧不羞死邪姑大罵曰婢子汝何知且見汝異
日爲孀時也官貞曰我固不孀就有之定不效姑
爲也後嫁泰昌泰昌果死官貞才二十二無舅姑
兄弟子女官貞呼天大哭欲絶旁婦止之曰待姑

姊妹之臨官貞曰吾不忍見吾姑也遂自縊死家人合葬之孔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官貞不怍其言豈不難矣

董得嘉名名曰官貞豈緣渭濁故作冰淸凡今之人盡謂老成誰言季女一誓無傾

○本州良吏寄佑贊 有傳

廬州人宋末都統守衛也德佑元年十一月元兵逼撫州制使黃萬里紿都統遠迎敵而棄城遁去元兵夜望見都統兵問曰鬬者乎降者乎都統厲

聲應曰鬬者也才合而元兵圍之數重佑面中數矢拔去疾戰壞視麾下才十數人耳佑復輪雙刀出其十數人者南走所戰處忽陷被執元將軍曰義勇人也命佑子說降之佑叱曰我死汝第行乞于市云我客都統子也誰不憐汝者竟不屈死其戰處爲進賢龍馬坪有廟余徃來豫章未嘗不拜祀徘徊悼慕焉

凛凛生氣

我生實逢外內無戎閔然不樂懷思客公天舟去海胡騎薇江身爲健者有鬬無降

○南安孝子譚德武哀辭 有序

譚瑋字德武南安大庾諸生也幼殊慧嗜學從厥考敬卿明府于東莞縣署敬卿後以南部尚書郎言事里居生益感憤攻苦發篋經史牒記方技稗俚抉摘罔釋至忘盥御庶幾通儒爲文慕周秦書揭鍾王曰吾所希必聖品也篤于兄友怡怡偲偲棣韡蘭幽各極其致孝有至性哭母劉宜人幾絕卒喑喑田田三年不出苫次以处年三十有一傷哉厥兄瓚亦孝友士也念往昔居煢悴殆甚徘徊

焉嗍噍焉侍予章門蹶然而興曰嗟夫瓚堂兆之萱既謝庭中之樹復枯慈烏之恨未終原鴒之歌一繼作學士先生有以報我乎因泣下承襟予曰止當為辭鋪予之悲。

墀平陰之望國。馥梅庾以名家。隔文流於東穀。嬌秀峙於西華。玉豆虹乎橫浦。金流熒乎大沙。乃有畸人曝其公族賞氣惟清居懷自郁生豫章而已辨出駃騠而遂矚擬霜雪於柔柯想風霜於稚足珍卿懷上第之姿光佃有神童之目讀父書於東莞癸祖筵於

疑散多姿

南源義躋蘊而必探詞靡華而不搴步吟嘯於金進
之嶺臥思憔乎玉枕之山忘高鳳於寇履麋寗越於
寢餐手絶編而雪映口成文而漢爛文趨峯於六代
字臨滮於兩晉挹明淑以存眞遡風期而寫韻靄夏
翬於七入澹春醍於九醖交閱素以彌冲友輔仁而
去惔其仁如此其孝維何母留慈兮杯棬子呑聲兮
蓼莪入室兮搶地而欲絶出戶兮呼天而靡他水漿
希溢米之入括髦匪素棘之俄慕有反而闔立痛無
窮於隙過被禫衣兮益慘授素琴兮靡和毀三齡於

由室慟一夕於蓬阿嗟夫德武竟以毀死父諍主兮忠臣子殉妣兮孝子貌若梟以無期杖削桐而不起必觀過以知仁豈爲賢而制禮亦有其兄友于而貞觸重傷於哺烏提巨創于卽鴒摧荊未足比其色亡琴未足歎其聲毎感至而心傷動言垂而涕零合陔韡而孝友炯骨肉之儀刑眷悲鳴兮異愴寄詠頌於同情。

商應角應文之生乎情者

費太僕夫人楊氏哀辭 有序

夫人貴溪楊參知濂之孫也幼有至性敬睦溫貞臨武長鉛山費君為其子冏卿擇婚昏于杭之水部郎署克相冏卿于孝謹中外無間言未老而同冏卿丘園並責於存殁僶俛之際持挈勸諷可為婦師生子元祿字學卿才士也愛之殆甚學卿旦暮修大卿之迹光相國之緒而夫人不待矣初學卿婦楊於夫人為宗女先五月病死夫人故羸瘁至是益用自傷恍惚常見二紫衣女人來導遂不復起夫人儉而好施肅而能讓撤佩之日諸妾御

哭毀過至有關雎樛木之思凡四方才士賓于晁采園者各有誄予感而哀之

暐明星其何祥儼瓊妃之洞房轉轆轤兮濯金井上仙機兮揄翠裳誕此邦之淑媛緒關西之遠楊授圖史於幼志襲絓組於明章美臨武之擇相俔參知之令望薌溪薦其涓圭荷湖鏡而生光歸閫卿於武林遠百兩以鸞鏘生婉孌以明慧允懿粹而矜莊出都

傷理

水而一麾君夫人其有邦奉炊爨於長汀佐煩絲於武郎出薊門而備兵侍南旌於舊杭逮憲閫兮藩粤

却翠羽而揮明璫委騶驤其在冏留侍姬於滁陽並翟茀以懸車誓偕隱而樂康惟夫人有至性敬臨武而惠于戚嫜疇肅雍于子舍接大事以維褢宗婦帥其羣介夙筥藻以于湘感則百於河洲哀窈窕而不傷廣江沱之媵育遙小星之彗芒戴華勝其嚼首躬浣裙而薄裝見妾御之明綺寄蹴踏於條桑本富家其大吉亦施舍而傾筐邦族懷其黽勉祝慈禧其未央何食少而治煩每力疾而負床感新婦之溘先潓鬱鬱而情傷婉霞裀之二女紛羽節以前行引清寃

甚詞

得哀辭裁旨

而上霏疑仙巖之故鄉尚彌留于歲晚乃委絕於春陽嗚呼哀哉內行英炳圖史不朽中百而五非夭非壽有子學卿是爲良胄貌有懷玉文若盤繡出秉義於嚴規入依仁於慈授撫衣食而躬親謦藏遊于擊叩喜遊道之方廣奮文心而日茂庶風雲其在茲顧桑陰而豈後捐抒軸而不御撫杯棬而長覆奉欣欣兮靡及隤田田兮孔疚踊斷機于緝石之鄉泣璇源于晁采之圄嗚呼悲哉王畿家園永離休矣有婦前驅幽宮怡矣貴母于朝吁何及矣煢煢晝衣啜其泣

矣。翔名幸親。傯所立矣。吳粵之遊。紛葳蕤矣。我泣無
從。詞孔哀矣。藐姑之陽。載音徽矣。

玉茗堂文集卷之六終